

中文摘要

冥游小说历来都是宗教学界和文学界持续关注的一个有趣且有意义的研究对象。唐代是冥游小说发展史上最为关键的一个时代。本文即以唐代冥游小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唐代冥游小说的发展演变、社会文化内涵、叙事艺术的分析探讨，力图挖掘从信仰教化到审美娱乐不断演化的深层原因。

本文包括引言、正文三章、结论、附录四个部分。

引言阐述冥游小说的界定、研究现状、本文的立足点。

第一章在分析和比较唐初至唐末冥游小说的不同特点的基础上，描述了唐代冥游小说的演进过程，揭示出不同时期的演变特征。冥界真实性随时代发展而逐步增强，入冥主人公也不仅是单一的小老百姓群体，而逐渐扩展、上升到了社会上层。生人入冥的历程也逐渐褪去了宗教教化的外衣，在奇异的游历中显示了唐人丰富的想象力。

第二章探讨了唐代冥游小说的社会文化内涵。通过分析冥游小说的情节模式，以及极力追求“真实”的原因，挖掘出隐藏其中的唐人的思想观念，并进一步探究了其中潜藏的社会文化内涵。唐代冥游小说反映的是通过游历幽冥境地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威胁，从而使世人对这一不可知的世界产生一定的敬畏之心，也对世俗民众日常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因而成为安定社会秩序的必要补充。冥游小说的这一作用等同于中国古代传统的鬼神观念对民众心理中的影响，在当时社会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第三章从全知的叙事视角、真实又扭曲的叙事时间、阳-冥-阳相互衔接、转换的叙事空间、先介绍身份背景再叙述冥中所历最后讲述还阳之后生活的叙事模式四个方面分析了冥游小说的叙事艺术。

结语部分对唐代冥游小说的价值和影响做了总结。冥游小说反映出了唐代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思想意识，叙事已经精密细致，文中也增加了人物对话的篇幅，在此基础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一方面，通过枉追和索贿情节反映除了司法的不公正，另一方面，从冥游小说的数量和编录者、幽冥人身份的分析上可以看出时人对此类主题的热捧。

文后另有附录三个：唐代冥游小说叙录，著录者身份分析表，故事主人公身份及情节模式分析表。

本文用比较法对唐代的冥游小说进行分析和综合，通过三个附录来呈现冥游小

说的创作情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冥游小说研究的学术视野，又在思想观念的深层次上探求此类题材小说产生及流传的原因，揭示唐人创作特色。

关键词：冥游小说； 演进； 情节模式； 思想内容； 叙事艺术

ABSTRACT

Research on Night-visiting stories has always being paid long-lasting attention by the academicians both in the fields of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This thesis's research is centered on Night-visiting stories for analyzing their features and meanings.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of those stories in Tang Dynasty, and is supposed to try to study their improvement causing by historical times, the deeply reasons of which and from which we can understand much better about the mingling of fiction and reality in Night-visiting stories. The conception of the Night and effect-by-cause does not exit only in the Buddhism of India, but also can be found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ecorded in the ancient works. This thesis explains the features of the Night-visiting stories in the point view of both ways.

This thesis consists four parts in total: introduction, body conclusion and appendix.

In the introduction, it defines the conception of the Night-visiting stories, states the relative researches' achievements and the basis of the whole thesis.

The body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states the improvement from the early to the late of Tang Dynasty by studying the different features because of the times' going by, through given examples.

The second chapter mentions three questions: the analysis of the stories' different patterns, the reality and the fiction in the stories, the thoughts and real life reflected by the stories. To solve the first question, I will analyze all kinds of patterns and go to seek the conception and thoughts of people lived in that times. For the second question, some examples of each kind will be given to prove the existence of the Night-visiting. Even if all of those stories more or less had some fictitious or imaginary elements during its writing, but there were too many details in the stories to make readers believe that the experience was true indeed anyway. In resolving the third question, the characters and their experiences will be connected with the society to prove that those stories had been influenced by the reality of that time, moreover, to

study the cultural meanings inside. This chapter is also the main part in the whole thesis.

The last chapter is supposed to make the improvement and influence of those stories' features clear: firstly, to state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ose kind of stories in the way of literature; secondly, to analyze the arrangement of the pattern, space, viewpoint and structure in the aspect of esthetics.

The conclusion ends the whole thesis with summing all the features of the Night-visiting stories.

There also are three appendixes added to the thesis in order to prove some points: the main idea of all the Night-visiting stories, the editors and writers' identification, the characters' identification and the patterns of stories.

By the way of comparison, the thesis analyzes and sums up the Night-visiting stories in Tang Dynasty with three appendixes after that suggest the condition of the creation and work frame. On the basis, the thesis will broaden the academic sight a little further, pursue the deeply reasons of those stories' coming up and spreading widely in order to show the features of literature creation at that time.

Key words: Night-visiting stories; Improvements; Patterns; Thoughts; Characteristics

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术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成果。

学位论文作者（签章）

200 年 月 日

引 言

一 “冥游小说”之界定

在中国古代，“小说”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概念，它并不限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具体到唐代小说来说，那种约定俗成的志怪与传奇的二分法并不能涵盖全部的唐代小说。陶敏《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1]认为笔记与小说历来是难以区分的两类著作：“在唐宋人心目中，凡正史之外的杂记、随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笔记），都可称作‘小说’。”“近当代学者一般将隋唐五代时期的同类著作（笔记）称为笔记；但又由于唐人的这类著作往往有一些志怪传奇的成份，体制又和以志怪传奇为内容的传奇小说集相近，故或又将笔记与传奇小说集统称之曰‘笔记小说’，也有单称之为‘小说’或‘笔记’者，原因就在于二者有着复杂的关系。”本文的“小说”，既包括接近现代小说的志怪传奇，也包括那些篇幅短小的琐语杂谈性质的笔记。因此，本文的资料范围是包括敦煌文献在内的唐代的笔记和小说。冥游，本指地狱巡游。冥游的出现与佛教的地狱信仰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的大发展时期，也是冥游事件在南北中国普遍出现的时期；这些冥游事件在民众中广泛传播，其中的一些被知识阶层记录下来，成为早期的“冥游小说”。这类小说最多地出现在鲁迅先生所定义的“释氏辅教之书”中。到了唐代，佛教地狱信仰已经结束了中土化过程，并且在民众中普及；于是，“冥游”在唐代小说中繁盛起来。这种繁盛典型地表现在：“冥游”既可以像魏晋六朝时作为小说的内容或题材，又在很多时候仅仅只是小说的情节、或者母题。因此，本文的唐代冥游小说，指的是具有冥游因素的小说。

二 “冥游小说”研究综述

学界对这类小说早有关注，使用的名称也不尽相同，如“冥府游历小说”、“幽冥小说”等。近年来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1 关于地狱信仰——佛教地狱信仰的本土化

2000年，姜岳斌的《神曲与敦煌变文故事中的地狱观念》一文认为地狱对灵魂的惩罚所依循的实际上是现实社会中人们的道德标准、价值判断以及认识事物的方式，通过分析敦煌作品《唐太宗入冥记》和《目连变文》，揭示出地狱惩罚体系中映射的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中的忠孝、官本位以及来自佛教的轮回等观念，并指出佛学的轮回说与中国人喜欢大团圆结局的处世哲学和审美情趣已在地狱惩罚故事中融

[1] 陶敏、李一飞. 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年, 第166页.

为一体。

王立《中国古代冥游母题几种类型及演变过程——兼谈冥间世界对于阳世官场腐败的揭露》一文认为由于受到汉译佛经影响，中国古代冥游故事的几种惯常母题模式都表现了冥间世界的黑暗腐败，是阳世现实官场的折光。

孙步忠《作为生活样态的佛教信仰——论唐代“冥报小说”的文化内涵》一文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对冥报小说进行了研究。文中认为：唐代“冥报小说”所反映出的佛教世俗信仰不是一种纯粹的宗教信仰，而是与宗法制的社会形态相结合的产物，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作为世俗生活样态表现出来。佛教信仰的生活样态同时又是主体在心理及精神上需求的表现，是唐代社会风俗史和心灵史一个侧面的记载。

这类研究证明了中国的“冥游”虽来自西域印度、但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又发新芽逐步吸收了许多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和观念，淡化了宗教的意味，成为反映当时社会背景的一面镜子。

2 关于小说创作

1) 《酉阳杂俎》

夏广兴认为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传说、神话、故事、传奇有不少佛教因子，这一现象正是佛教不断向文化深层的渗透对于作家创作理念的影响；此文也注意到了梵汉文化交融对唐五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2) 《广异记》

刘楚华的《广异记 中的幽冥情缘》一文将《广异记》这部唐前期大型志怪传奇集中所载的人鬼情缘故事与六朝同类故事进行比较，论证《广异记》虽上承六朝志怪模式，叙述却又转趋曲折，人物形象细致，各方面技法都有进步，尤其在利用宗教元素上已脱离辅教动机，提升了小说创作意识的水平，展示唐人情致，开发小说的新时代趣味，即谓以志怪之体而用传奇之法，是一部初唐小说由志怪演进为传奇的代表作品。

3) 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记》

王昊《敦煌本 唐太宗入冥记 的拟题、年代及其叙事艺术》一文探讨了这一

姜岳斌.《神曲》与敦煌变文故事中的地狱观念.[J].外国文学评论.2000.1.第132-140页.

王立.中国古代冥游母题几种类型及演变过程——兼谈冥间世界对于阳世官场腐败的揭露.[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第101-107页

孙步忠.作为生活样态的佛教信仰——论唐代“冥报小说”的文化内涵.[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3.4.第61-64页

夏广兴.《段成式 酉阳杂俎 与佛教》.[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3.第11-16页

刘楚华.《广异记》中的幽冥情缘.[J].文学遗产.2003.2.第47-61页

民间故事的拟题由来、抄写年代，高度肯定了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

4) 钱光胜作《佛教地狱观念与唐代的入冥小说》一文也就佛教对冥报类小说的影响作了探讨，通过分析《玄怪录》中的入冥小说以及敦煌遗书中的《唐太宗入冥记》和《黄仕强传》等，来说明佛教地狱观念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地狱”已经成为当时文人笔下一种创作题材：唐代民间的地狱观念已经和佛典中的地狱概念有所不同，进一步中国化了。

5) 尚丽新师《刘萨诃信仰解读——关于中古民间佛教信仰的一点探索》一文通过对刘萨诃传说的解读，展现了佛教入华后在民间传播的一个侧面，这种利用母题制造的佛教传闻，符合民众的接受和审美心理，其价值体现在传教的功能上。借助“母题”这种民间故事的结构和传播方式，刘萨诃传闻组合了晋唐之间佛教中流行的众多观念、信仰和实践，使之在传播中呈现出多重功能。

这类研究主要从冥游小说的构思、情节、写作技巧等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都证实了当时社会中民间流行的观念对冥游题材小说的影响以及文人对此的创作都已经超过了佛教典籍广泛传播对此的影响，冥游小说正在流传过程中渐渐脱去宗教的外衣，而一步步地和中国普通文人、民众结合在一起。

3 冥游小说具有“史”的性质

1) 《冥报记》

何锡光作《唐代有意识的口述历史著作范本：冥报记》一文将唐代唐临《冥报记》所述内容分作当事人口述及他人转述两类加以考述，证实了《冥报记》不是一般的访谈录，而是作者抱有明确目的，通过一系列有意识的采访撰写而成的，是体例严谨的唐代口述历史著作范本。

2) 《纪闻》

黄楼认为《纪闻》中的人物传记、僧侣传记、鬼怪幽冥故事等对盛唐时期的社会生活、政治事件等多有直接反映，并以其中一些材料还为《新唐书》、《资治通鉴》、《宋高僧传》等所采用为依据进而肯定了其史料价值。

这类研究用史实证明了冥游题材小说不可忽视、也不可否定的史的性质。虽说

王昊. 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记》的拟题、年代及其叙事艺术. [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9. 第 24-28 页

钱光胜. 《佛教地狱观念与唐代的入冥小说》. [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 2006. 6. 第 104-105 页

尚丽新师. 《刘萨诃信仰解读——关于中古民间佛教信仰的一点探索》. [J]. 原载《东方丛刊》2006 年第 3 辑, 麦永雄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8 月版. 第 6-23 页

何锡光. 唐代有意识的口述历史著作范本：《冥报记》. [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6. 6. 第 35-39 页

黄楼. 牛肃《纪闻》及其史料价值探讨. [J]. 史学月刊, 2005. 6. 第 77-82 页

描写冥界冥事，但故事中所涉及到的人物也并非完全虚构，而是可以在史传中找到相关记载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唐代冥游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真实性。

三、本文的立足点

以上成果从三个方面说明了冥游小说的特点以及其中的部分观念，但对其在时代发展中的演进情况却缺乏分析，也未能较深入地从中国传统的鬼神信仰文化对其的影响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早在秦汉间，人死后魂归于泰山之说已颇为盛行，认为泰山乃是仿照人间制度，由泰山府君及其官吏进行统治管理、作为鬼魂活动区域的幽冥之境，秦汉时期视人死后的世界为人间的延续。从唐代冥游小说中常见的再生、还魂主题即可以对冥界的工作方式、职责范围与大致地理地貌环境做出初步的描绘。这都说明此类故事的素材来源脱离不了传统的鬼神文化的影响。受许多民间传说影响，民众对于鬼文化和鬼的世界也逐渐熟悉了、了解了，在此基础上虚构的那些讲述死后经历和地下世界的故事也相应地增多了，内容越来越丰富，表现手法中的虚构成分也越来越多了。这一现象是中西方冥界观念融合的必然产物，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对冥游小说进行研究才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在前文提到的一些研究成果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此的影响，只片面地强调冥游题材中佛教佛经的印迹。

本文即以这些描写生人入冥游历又复活的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整理其中唐代冥游小说基本创作情况的基础上，从情节、内容、叙事等各方面对其特点及不同作家群体笔下的冥间世界之不同进行探讨，以期探求冥游小说的演进情况，也结合中国古代传统鬼神文化对它的影响来挖掘其中潜藏、反映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

第一章 唐代冥游小说的演进

第一节 演进情况概述

自两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就开始逐渐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各方面，仅从文学方面来看，那些在魏晋六朝时期出现的地狱巡游故事就已表现出佛教的影响了。南齐王琰《冥祥记》中《赵泰》篇即是一个典型例子，本篇记晋时赵泰身亡而复活，讲述冥游所历：初死之时，梦有一人来近心下。复有二人，将其带到一大城，遍历地狱，所至诸狱，苦毒各殊。这种题材的小说大都将地狱作为死后的去处，并对其阴森恐怖进行一番详尽描述，以达到让世人相信佛教所说之地狱实有、传播佛教教义、招徕信徒的目的。发展至唐代后，大量佛经故事亦随着汉译佛典的传入和流播深入到了民间，地狱巡游故事也随之逐渐增多，在情节、叙事上也有了与魏晋六朝时期不同的特点。

在佛教传入之初，为了与儒道二教相抗衡，信奉佛教的文人就开始借那些宣扬报应实有和礼佛诵经之灵验的故事来编纂应验故事，以昭示信佛的利益所在。六朝时期以宣教为目的志怪作品，多搜罗近闻以证实因果报应而成篇，表现出佛教信徒对传闻的重新认识与诠释，都说明了这些貌似志怪的佛教异闻，其实还背负着弘法宣教的重大责任。这些六朝时期的佛教应验故事，就已经用念经信佛必得善报、犯戒辱佛则必得恶果的报应体系建立起了近似于公式的情节结构。这种结构在入唐后仍被继承，或宣扬报应的实有与必然，或讲述持经、写经的灵验效果，尤其随着汉译佛经的流传，唐时的佛教灵验小说更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盛况，而且唐代各个时期的作品也都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

从横向发展来看，唐代的冥游小说一方面记述了人物、神鬼的事迹，另一方面又载录了具有一定情节结构的传闻，但在建构人物形象之外，更重于故事寓意的表述，着眼于对世人的反映和认识，蕴含着人性对美善的向往。在这些唐代的冥游小说中，虽然大多数故事仍是延续六朝时期生人被追至冥府后游历一番又复活的模式，但又出现了其他一些更具人情味的冥游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有上层的官员，如《李冈》篇中所述的主人公为唐兵部尚书；也有下层的普通民众，如《姚待》篇中所记主人公为唐时梓州人；有僧人，如《僧齐之》篇所记主人公即为胜业寺僧；还有未获得功名的底层读书人，如《景生》篇中所记主人公即是一位河中猗氏的老

载《太平广记》卷一零三，原出《报应记》。

载《太平广记》卷一零四，原出《报应记》。

载《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原出《纪闻》。

载《太平广记》卷三八四，原出《玄怪录》。

师。他们有的是被错追，如《韦延之》篇记，本应追的是韦冰司马，却将睦州司马韦延之误追；有的是去做冥官，如《张公瑾妾》篇，记唐时魏郡马嘉运在贞观六年因被招为冥间记室而入冥事；有的则纯粹是入冥游历，如《刘鸿渐》篇，记述了至上元年时御史大夫展之族子刘鸿渐白日出门遇冥吏并随之入冥游历之事。这几种类型的故事都已经和六朝那些报应小说有了明显的区别，主人公不再都是由于生前有一定的罪过而被追到冥府受因果报应。

唐时描述冥间的小说已经不似六朝时的作品那般强调地狱的幽暗神秘、恐怖森严，而是在结构完整的情节发展中以讲述奇幻般的游历见闻为主，淡化了宗教色彩，强化了普通人眼中那个冥间世界的真实性。有的是与冥中人交友并多次得冥友相助，如《睦仁茜》就讲述唐时岑文本的老师、赵郡邯郸人睦仁茜，在白天行路途中遇到一位冥间之人，十年间，竟遇数十次。睦仁茜所遇之鬼乃是西晋别驾成景的亡魂，在冥间任黄河以北临湖国之长史；又如《兖州人》篇所记：唐兖州邹县人张氏，曾任县尉。贞观十六年于泰山庙遇到冥府的府君一家，并与其四公子为友，被预言不得官，后事果然。鬼友还引领张氏参观冥间府君处，楼宇华丽森严，众多侍卫列仗其间，所见有府君、判事、使者等冥官。张氏在冥府玩乐三日后，忽见妻在众官前荷枷受审。四公子知情后救之，最终使二人得以还阳回家。有些故事中主人公可以互通阴阳两界，或是阳寿未尽却可以在冥间现身，或是在阳世为官又在阴间兼任冥官，如《柳智感》所记：唐河东柳智感，贞观初为长举县令。暴死，一夜后而苏。因冥王欲招之为冥官而被追入冥，柳辞之不就，仍权做第六判官，但“既权判，不宜食（冥食）”，自此后三年间“夜判冥事，昼临县职”，还告诉乡人说“幽显昼夜相反”。

从纵向来看，从唐初至唐中期、晚期，冥游小说呈现出逐渐淡化了阴阳两界界限的趋势。成书于唐代初期的小说作品里，主人公几乎都是在病亡之后才游历冥界的。如《张法义》一文，“法义病卒，埋于野外，贫无棺槨，以薪木瘞之而苏，自推木出归家。家人惊愕，法义自说，初有两人来取，乘空行，至官府，入门，又巡巷南行十许里，左右皆有官曹，门闾相对，不可胜数……”。成书于其后的小说里描

载于《太平广记》卷三八六，原出《广异记》。

载于《太平广记》卷一二九，原出《冥报记》。

载于《太平广记》卷一〇五，原出《广异记》。

载于《太平广记》卷二九七，原出《冥报录》。

载于《太平广记》卷二九七，原出《冥报录》。

载于《太平广记》卷二九八，原出《冥报录》。

《太平广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15，第797页。

写的主人公几乎都是还未在真正意义上死去，也就是在心跳并未完全停止、将死未死之际，魂魄随使者入冥游历。如《屈突仲任》一文中“(仲任)暴卒，而心下暖”，家人也并未将其入殓掩埋。再发展到了后来，游冥之人在无病状态下恍惚间就进入了冥界。如《集异录》中的《沈聿》篇，即是在“寝堂之东轩”，“忽惊寤”时随吏至冥。后来“紫衣曰：‘尔死矣，宜速归。’”在遇到其祖舅时，才知道自己身死之事。再后来，生人和冥人就都可以自由来去阴阳两世间，二者的界限几乎已消失殆尽。如《郑洁》一文中郑洁之妻李氏历冥事。李氏前生虽有杀人之罪，但此生“更有十八年合在人间”。冥司对其判决如下：“且令随衙勘责，夜则放归耳。”而且在还阳过程中，并未觉得其间路程惊险或自身有什么异常之处，“彼处欲夜，所司放出，似梦而归也。自是，人间日暮，迫使即来，鸡鸣即放回，如常矣。”

通过比较《张法义》、《屈突仲任》、《沈聿》、《郑洁》等典型小说得知：随着创作时间的推延，故事中阴阳差距逐步淡化渐至忽略，且冥府阴森恐怖的气氛也渐渐减弱，它只不过是一个对世人生前或是前生罪孽进行审判并劝人向善的地方，也不再点出《金刚经》(或称为《一切经》)能够延寿续命的神奇功效。

“人死后为鬼入阴间地狱的观念，并不是佛教所特有的，这在我国先秦时代有许多例证，无需多说。但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促进了包括入冥故事在内的志怪小说的发展，这也是事实。至于这类故事越发展，中国气息越重，释教色彩越淡，恐怕更是事实。比如这一类故事中钱能通鬼神的情节，就是中国的特产，在地道的印度释典中大概是很难找到的。本来，在我国早期封建社会中，钱能通官府、掌生死就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了，如汉代即流行着“廷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的谚语。而“钱能通鬼神”这个荒诞观念正是“钱能掌生死”这一社会现象顺理成章的发展。……当然，它渗透到进行宗教宣传的入冥故事中，则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早期的入冥还魂故事大抵单纯宣扬诵经积德解罪、奉佛消灾长生。在那个时代，不会有阴间官吏索贿的故事。”

在初唐，有冥间不受钱而求造经的故事情节，如《太平广记》卷 103 载《报应记》中“李丘一”故事。后来，鬼求贿赂的故事就多起来了。如《广异记》中“刘

同上，第 668 页。

《太平广记》(第二册)(中华书局，1982 年版)卷 100，第 667 页。

同上。

同上，第 669 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 年版)卷 380，第 3028 页。

同上。

同上，第 3029 页。

柴剑虹.读敦煌写卷《黄仕强传》札记——《敦煌语言文学研究》.1988.:第 259-260 页。

鸿渐”则(《广记》卷105载),故事最后点了一句:“鬼得钱乃去也!”可见除了诵经,还须纳贿。成书于永徽四年(653)的唐临的《冥报记》中有李山龙故事(《广记》卷109载),李被放回时,那三个抓他的鬼使公然“谓之曰:‘王放君去,各希多少见遗。’”于是李还魂后“以纸钱束帛并酒食,自于水边烧之。”……《冥报记》中“睦仁茜”直斥“鬼神定是贪谄!”说明鬼神索贿已是唐人入冥小说中一种习见的情节了。鬼神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情节,在我国的入冥故事中是屡见不鲜的。开始往往是因同名而误索人命,后来就发展到故意徇私舞弊,寻找替身。……看似闹剧,却正是人世间黑暗现实的真实写照。这一类入冥故事,不管它们怎样进行佛教宣传(甚至像《赵文信》一文那样攻击孔、老之教)都是中国化了的富有民族特色、带有浓烈时代色彩的文学作品,它们一定要反映某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现实;否则,它们便会脱离赖以生存的土壤,失去广大的读者与听众。

总之,比起魏晋六朝时的故事,唐代的冥游小说题材选取也更加贴近唐代的社会生活,其反映面也较为广阔,在叙述上更加细致曲折,对人物的心理和语言描写也更加细腻生动。初唐时期唐临的《冥报记》还只是简单的类似于采访式的口述记录,至中晚唐出现的《玄怪录》、《续玄怪录》等作,则使小说的主题从“鬼事”转入“人事”,著录者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对生活事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使其呈典型化和集中化的特点,淡化了佛教训诫的神圣肃穆色彩,而多了些文人的征奇好异兴味在其中。

第二节 著录者及游冥主人公身份分析

这些冥游故事的成书与流传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又是哪些人记录或编纂的呢?现将唐代冥游小说的编录者情况按照作品集的成书年代排列,可作如下分析:

姓名	唐 临	郎馀令	张 鷟	释道世	牛 肃
身份	吏部尚书	著作郎	四门员外郎	僧	岳州刺史
备注	正三品	从六品上	正七品上	佛门人士	正四品下
姓名	戴 孚	陈 劭	牛僧孺	薛渔思	李复言

《太平广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05,第710页。

同上,第744-745页。

《太平广记》(第六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297,第2364-2366页。

柴剑虹.读敦煌写卷《黄仕强传》札记.原载于《敦煌语言文学研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第261页

同上.第265页

身份	饶州录事参军	低级知识分子	御史中丞	低级知识分子	低级知识分子
备注	正九品上		正五品上		
姓名	张 读	段成式	薛用弱	王 毅	皇甫氏
身份	吏部侍郎	尚书郎	光州刺史	郎 官	低级知识分子
备注	正四品上	正四品下	正四品下	正四品下	

注：《金刚经报应记》著录者不可考

从此表可知，冥游小说在唐初主要是由下层官员编录成书，至中唐则发展成以上层高官为主要编纂者，到了晚唐时期，多是由无名的低级知识分子传记而成，似乎又回归到初期的状况。在诸多作品集中，仅有一部《法苑珠林》是佛门释僧所作。这一点说明了唐时的冥游小说已经逐渐脱去了宣扬宗教教义的外衣，有社会上众多的知识分子以及上层官员参与其中，或编录，或创作，不仅使这种题材的小说在社会上的流播范围得到了扩展，流播的层次也得到了提升，冥游小说的创作自觉性和艺术虚构性也都大大提高了。

在附录一和附录三的数据统计基础上，对于这些包含了敦煌文献中五篇民间故事在内的 92 篇冥游小说的主人公身份可作如下总结：

故事主人公身份分类	篇数	比例
普通民众（含官员家属）	40	44%
无品级的低级官吏	21	22%
六品至九品的官员	16	18%
五品以上的官员	7	8%
僧 人	5	5%
帝 王	2	2%
低级知识分子	1	1%

从这样一个身份的分类统计上来看，记录者或编纂者在整理故事时，将兴趣更多地投放在普通民众身上，包括一些官员的家属和亲戚在内。因为只有以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为中心去演绎、改编故事，才有可能使更多的群众愿意接触并喜欢这样

的作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官员们的生活往往是普通民众、寻常百姓乐于改编的闲暇时的谈资，不仅是官员自身，甚至就连他们的亲戚都成为了被好奇者着意想象、附会的故事主人公。对于生活圈子狭小、没机会见识大世面的百姓来说，从别处听说的这些故事，不管已经被转述了多少遍，都像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一样真实可信，而群众对故事真实性的认可又反过来推动了这类小说的流播速度和范围。

另一方面，从附录三的情节模式类型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这些冥游小说里，作者并没有把死后世界的不可知作为重点去强调，而是侧重描述发生在那里的故事，也通过那些故事反映出了掌管凡人生死福祸的冥府中无处不在的人情味儿。看来，冥界并不像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是个幽暗恐怖、暗无天日的阴曹地府，没有长相怪异的鬼怪，倒像就是在人间一样。其实客观来说，那些冥间发生的事儿，都是作者在自己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虚构出来的。以冥游中必不可少的审判为例即可说明。假如这种审判实有，而每天都有无数生人去世，那么阎罗王及一千冥官以及为那些枉追、错追之人说情的人，岂不是要忙的连轴转了？或许即使这样，他们也都不能将所有案件及时办理完吧。

第二章 唐代冥游小说的文化内涵

传统的鬼神信仰中和佛教盛行后出现的许多关于冥间的传说和受其影响出现的冥游小说，都通过对冥界的地形、人事的描述，使得更多的寻常百姓的眼界和思维跳出了平凡简单的生活，渐渐拓展至另一个神秘的世界。虽然事实上不可能有人去过冥间，但借这种入冥又被放还的主人公之口，并以无所不知的全知叙述者的视角来讲述故事，却使传说中的地狱变得直观可感，不再遥远和神秘，使世人对其有了敬畏之心，使那些不信佛的人开始持经，使信佛的人更加诚心向善。诸多的作品集和单篇作品中所记的冥游故事在各方面都映射着人世的影子。虽然写冥事，实质却都是以人事为真正的主题，表面上只是揭示了抄诵经卷的神奇功效和无量功德；而另一方面，又通过不同的情节模式揭示了在冥界中无处不在的、与阳世并无二致的人情百态。

第一节 情节模式

下面将对冥游小说的情节模式作一分析并逐个进行详述。

一 情节模式分析表

程序	具体分析			
入冥	入冥方式	入冥途径	入冥原因	
	暴病死	步行	生人犯杀生、饮酒、不孝、欠债等戒，或谤佛法	
	梦中	骑马	冥中需要冥吏、冥伎、冥工等	
	正常生活状态	被风吹去	冥官断案时需要生人为他人案件作证	
乘空行		生人与冥中人交为朋友		
冥中游历	见官	审讯	受罚方式	放还原因
	主司	自说无罪	不守诚信的生意人，被压脂沉于粪池	寿算未尽
	判官	有簿可查	不孝之人受杖责之刑	同名错追
	主公	故交作证	罪人被烈火烤而血肉焦臭	持经敬佛
			杀生之人被已亡禽兽撕咬分食、饮血	
王	有恩于冥吏	罪人卧于铁床，牛头狱卒用铁梁压之	辞官不受	
			罪人被火猛汤沸的大镬煮	

复活	出冥途径	复活后
	僧人以杖击	宣地狱果报事
	坠谷、堕坑	归家后酬谢冥吏
	越墙、推墙	将冥历告诸乡人之后即卒
	过江、河	出家、写经、诵经、持戒、造经像

二 分类叙述情节模式

1) 枉追

佛教的教义将杀生视为最大的罪恶，但是在唐代的冥游小说中，生人因杀生等罪过被追至冥间受报的案例却还不及那些被错追至冥的冤案多。从情节模式分类的统计数据情况（见附录三：故事主人公身份及情节模式分析）中发现，冥游主人公因暴卒或有疾不治而亡者，入冥经审判后查明为枉追而放还的例子（30例），比纯粹因犯戒而入冥受报的例子（19例）要多。传统的果报观，是指凡人死后都要入地狱受报，然而这种模式下的故事映射出的观念却并非如此。例如：《张质》这篇故事讲述的就是猗氏人张质被枉追的冥游经历。他是“贞元中明经，授亳州临涣尉”。在被追到了冥府之后接受审讯时才知道是因同姓名而被误追至此的，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审勘。本典决十下，改追正身。”冥游复活之后“憩数日，方能言，然神识遂阙”。由此来看，在信众眼中本该是公正无私的冥司，也并非可以把善恶分得绝对清楚，

枉追这一模式的小说中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因姓名相同或相近或其他原因而被错追至冥间，以致让本该安享宁静生活的人，只因与将死之人姓名相同或相近而去鬼门关走了一遭，让那些专心念经信佛的善人也遭受游历冥府之恐怖历程。此类案例中凡是错勾了生人的冥吏都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如《梁氏》这篇故事，“咸阳有妇人姓梁，贞观年中，死经七日而苏。自云，被收至一大院，见厅上有官人，据案执笔，翼侍甚盛。令勘问，此妇人合死不。有吏人赍一案云：‘与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误追。’官人敕左右，即放还”。另一种是由于此人生前一心向佛、素来持经，得以增寿延命，在入冥之后检验了案簿才知其寿算未尽，从而即刻放还。如《孙明》所记：“（孙明）善持金刚经，日诵二十遍，经二十年。自初持经，便绝荤血。”后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0，第3027页。

同上。

同上，第3028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6，第3078页。

来，有一天“正念诵次”时被冥间小吏追命至冥府。“王问：‘汝有何福？’答云：‘持金刚经已二十年。’王言此大福也，顾谓左右曰：‘昨得只洹家牒，论功也。’令吏送还舍。”冥王在未查实某人是否寿算已尽的情况下就下令将其勾入冥间，可见这负责凡人生老病死的冥间也不一定是个绝对公允无误的清正之地。

这类型的小说里有些主人公的境遇更为神奇，这就是那些因生前持经有功而本该延寿、却被枉追至冥府的人。他们的功德之大，不仅能够使自己在查清了案簿所记之功德后立刻就被释放，而且能使在冥间遇到的罪人们也从极度痛苦的惩罚中解救出来。这样的安排，不仅使还阳之人回家后向乡人传播敬佛之大功德和报应之实有皆为可能，也大大增强了其宣讲时的可信程度。如《卢氏》篇，“（表兄）令卢升座诵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网中人已有出头者。至半之后，皆出地上，或褰衣大袖，或乘车御云。诵既终，往生都尽。”冥王见此景象也大感惊异，说：“君大不可思议，算又不尽，叹念诵之功。”也有真实性更强的故事，如《卢牟》中所记：“弁于众中，见其伯母，即湖城之妻也，相见悲喜，各问其来由。弁曰：‘此等受罪云何？’曰：‘坐妒忌，以至于此。’弁曰：‘为之奈何？’伯母曰：‘汝素持《金刚经》，试为我诵，或当减罪。’弁因持经，磨遂不转，受罪者小息。牛头卒持叉来弁所，怒曰：‘何物郎君，来此诵经，度人作事。’弁对曰：‘伯母在此。’卒云：‘若惜伯母，可与俱去。’弁遂将伯母奔走出城，各归就活。”复活后数日，卢牟又去探望伯母，“伯母迎执其手曰：‘不遇汝，当入磨中。今得重生，汝之力也。’”

然而在此两种情况中有一个共同点却是不得不注意的。尽管是枉追，但生人在进入冥府之后仍要将来人生前所有的罪过都在此先受尽惩罚和报应，使罪过全部清零之后才放其还阳回家。如《齐士望》篇。在冥间的曹司审讯之后，“经四五日，勘簿云：‘与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死。’判官语士望曰：‘汝生平好烧鸡子，宜受罪而归。’”本来，因果报应观念中来的最快的报应也就是“现世报”了，是这一生走到尽头之后才到来的报应，但冥游小说中的这一特点所体现出来的报应，却似乎比“现世报”还要追得紧、报得快了。这样看来，即使枉追，也似乎有点“即来之，则报之”的意味了。照此来看，因果报应观念深入民心的程度可能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了。

《太平广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05，第708页。

同上，第705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2，第3049页。

同上。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2，第3045页。

2) 受报后放还

这一模式的小说讲述的是生人因某些罪过而被迫入冥府受报应。佛教的报应是指现世生命终结之后到地狱受报，受罚之后再由冥间统治者来判决此人是否该归入六道之中的哪一道继续轮回。然而，这里要说的这些以受报应为主要情节的冥游小说，却单纯是为了使生人将生前所犯罪过得以清算，进而令其更加深信果报不爽，而追其入冥，在受过业报之后，多因冥中遇到生前故交甚至是有冥吏为之求情而终得放还人世，并弃恶从善，持斋、戒杀生、写经、造像、修功德。如《六合县丞》一文所记，此处冥间的判官，“云是六合刘明府”，生前与主人公同在六合为官，于是将案情对丞如实相告，并助其还阳：“君算未尽，为数羊相讼，所以被追。宜自剖析，当为速返”，丞复活后“为设斋功德”。

3) 入冥为官、为伎、为牲畜、为证

这种类型的冥游小说包括的小类型有四种，但其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主人公并非寿算已尽，命该归阴者，而是由于冥间“人手”不够被召入的。

冥游小说中不乏那些将生人召为冥官的例子。这对生人来说当然极不公平，因为但凡是冥间选官时的第一人选，往往都是那些在人间极有才气、受人敬重的文人或官员。如《睦仁茜》一文所述：“仁茜遇病，不因困笃而不起。”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好几个月之后，“长史来报云：‘是君乡人赵某，为泰山主簿。主簿一员缺，荐君为此官，故为文案，经纪召君耳。案成者当死。’仁茜问计将安出，（鬼友）景云：‘君寿应年六十余，今始四十。但以赵主簿横征召耳，当为请之。’乃曰：‘赵主簿相问，睦兄昔与同学，恩情深至。今幸得为泰山主簿。适遇一员官缺，明府令择人，吾已启公。公许相用。兄既不得长生，命当有死。死遇济会，未必当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耶？今文案已出，不可复止。愿决作来意，无所疑也。’仁茜忧惧，病愈笃。”与此有别的是，游冥人所见到的冥中官员，有些则是早已亡故之人，如《王怀智》一文中游冥人“在地下见怀智，见任泰山录事”。有的冥官是由生人兼职的，如《苏履霜》中所记冥中判官“王凤翔”就是兼任阴阳二界官职的，“盖凤翔生自司冥局，隐而莫有知之者，因履霜还生而泄也”。

有些故事讲的是主人公因为擅长某些伎艺而被召入冥，作了冥王之伎，如《谢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1，第3035页。

同上。

同上，第3036页。

《太平广记》（第六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297，第2365页。

《太平广记》（第七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28，第2606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4，第3066页。

弘敞妻》一文中谢妻许氏在冥间遇到姑父沈吉光，才知道“今此来，王欲令汝作女伎”。谁曾想得到，在阴森幽暗的地狱中，冥王除了审判罪人之外也有这种娱乐耳目的需要，也想听听音乐赏赏歌舞消遣一番。

有的故事中所讲的是生人被召入冥间带牛下地做农活，如《裴则子》。裴则男在入冥之后“被一人将至王所，王遣将牛耕地。”不管此人在阳间所作所为如何，冥王不由分说就将其迫入冥间作了苦力，怎么说都有点不近情理。此人若在阳间为恶还好，只当是受报应来了；若是为善、尽孝、甚至持经信佛的大好人，这岂不是和民众普遍信仰的因果报应之理相悖了么？

在冥游小说的作者眼里，冥间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前生有罪、为恶的人，他们在此是要将因罪过而来的报应全都受毕，是轮回之中必不可少的一道，就是说是专门来受苦的。所以，当然无法从他们之中选拔出可以管制他们的官员、可以愉悦冥王和官员的伎工了。难怪冥王要从生人中选用人才了。

这类型的故事中，还有一大部分的冥游主人公是被召入冥间作证，为自己，或为他人，如《魏靖》，“经曹司，门卫旗戟甚肃。引见一官，谓靖何为打杀僧，僧立于前，与靖相论引。僧辞穷。官谓靖曰：‘公无事，放还。’”主人公虽并不是阳寿已尽才命归阴，但却是为了冥王判案的需要被召来。这种情况下，入冥是为了冥间公务，不论什么理由都是推辞不了的。不管有没有念佛持经，他们都只有在审讯完毕之后再回人间了。

4) 冥中遇故得返

这类型的故事中，主人公寿算已尽，命归阴曹，谁料入了冥府之后却遇到生前颇有一番交情的故人，如《六合县丞》、《沈聿》、《刘鸿渐》、《张公瑾妾》、《方山开》、《王怀智》、《卢氏》、《屈突仲任》、《孟知俭》等篇，甚至是家中所养宠物，如《卢瑛表姨》，这些可以拉拢上的关系在冥府或为冥司要员，如《沈聿》中“紫衣贵人”乃为聿之祖舅，在冥间为“生曹”，在问清沈聿的身份之后，“紫衣曰：‘吾与子亲且故，子其知乎？’聿惊感未对。又曰：‘子非张氏之弥甥乎？吾而祖舅也。’”；或为冥王之妾，如《卢瑛表姨》之中的“花子”，卢氏到了冥间之后，“行长衢中，逢大宅，有丽人，侍婢十余人，将游门屏，使人呼夫人入。谓曰：‘夫人相识耶？’曰：‘不省也。’丽人曰：‘某即花子也。平生蒙不以兽畜之贱，常加育养。某今为李判

同上，卷 386，第 3077 页。

同上，卷 382，第 3046 页。

同上，卷 380，第 3023 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 年版）卷 387，第 2428 页。

官别室，昨所嘱夫人者，即某也。冥司不广其请，只加一纪，某潜以改十二年为二十，以报养育之恩。’”在此类故事中，主人公都得到了生前亲友、故交等人的大力相助，皆得以获得额外的延寿，重返阳世。

5) 未亡而历冥

这种故事都是指生人在人间遇冥使或是入冥之人在冥间遇未亡人的这类模式，它们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缩小或者忽略了阴阳两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差距。

有些故事的主人公，并非是因病或暴亡而入冥，他们有的是在梦中入冥，如《报应录》所记《李质》一文主人公是“得疾将死忽梦入冥”、或昏迷中入冥，如《王简易》篇中主人公“一夕，其块逆上筑心，沈然长往，数刻方寤”；又如《广异记》所记《韦延之》之主人公“夏月独寐厅中，忽见二吏”，他疑为鬼魅，不愿随之去，这二位小吏便“前持其袂，云：‘追君须去，还欲何之？’延之身在床前，神乃随出”

；有的是行路途中遇冥使，如《张公瑾妾》中主人公马嘉运“日晚出大门，忽见两人各捉马一匹”，“使者进马，嘉运即于树下上马而去，其身倒卧于树下也。俄至一官曹”，“嘉运先知元氏被杀，及见方自知死”；有的甚至是在闲坐时就见到冥间使者，如《卢氏》，“昼日闲坐厅事，见二黄衫人入门”，“吏言奉命相追，不知何故。俄见马已备在阶下，不得已上马去。顾见其尸，坐在床上，心甚恶之。仓卒之际，不知是死，又见马出不由门，皆行墙上，乃惊愕下泣，方知必死，恨不得与母妹等别。”

有的小说所记，却与此恰恰相反，主人公在冥游过程中遇到了未亡人，例《谢弘敞妻》中许氏在冥间只听得姑父声音却并不见人，后来看到“吉光即以手提其头，置于膊上”，许氏还阳后，“吉光其时尚存。后二年，方始遇害”；《韦广济》、《皇甫恂》、《裴则子》等篇中也有类似的人物。入冥人不论什么原因被迫入冥府，但在游历过程中都会因各种因缘遇到生前认识的人，他们或在冥间受报，如《裴则子》文中述其在冥中遇到同村二人，“当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时有未死，见在羹汤前

同上，卷 386，第 3082 页。

《太平广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 年版）卷 117，第 820 页。

同上，卷 124，第 873 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 年版）卷 380，第 3026 页。

同上。

《太平广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 年版）卷 129，第 914 页。

《太平广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 年版）卷 104，第 705 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 年版）卷 386，第 3077 页。

同上，第 3078 页。

燃火。观望讫，还至王前，见同村人张成，亦未死”；或救主人公复活，如谢鸿敞妻许氏就是由于得到姑父的搭救才得以重返人间。这类故事还有一处共同点就是待冥游者回到人世后才发现当时所遇之人尚活在阳世，且冥间所见之事皆会应验，发生在此人身上，待几日甚至几年之后才亡。如《皇甫恂》中杀牛之僧，恂在冥间见其被“牛头人以股叉叉其颈而去”，恂还家五日之后，此僧即“头痛，寻生三痛，如叉之状”。

这种情节的构思，表明了志怪作者或者传记者在虚构冥间人情世故的时候，有意将冥间事写的如此切合凡间事，一是为了让世人深信冥报实有，不疑有他，二也说明了如“沈吉光”之类的神媒在时人当中的普及程度。

6) 冥吏索贿

在《李丘一》、《李山龙》、《张御史》、《刘鸿渐》、《李思元》等故事中，都会出现游冥人在将出冥司之前，追其入冥的冥吏向他索要一定的报酬这样的细节。一开始还只是恳求生人复活后为其写经造像做功德，后来，才有了索要纸钱、酒食饭菜等情节安排。

唐代初期的作品中，多数冥吏舍钱不要，而是要求此人为之写经造像做功德，如《梁甲》：“俱出门，主遣传语其妻子曰：‘赖汝等追福，得免大苦，然犹未脱，能更写法华经，造像，以相救济。’”这就充分说明了冥间之人凡是能得到世人为其写经的，都会减轻在此所遭受的苦难，得到救济。再如《李丘一》：“（本头）焦策领出城门，云：‘尽力如此，岂不相报。’丘一许钱三百千，不受，云：‘与造经二十部。’至一坑，策推之，遂活。身在棺中，惟闻哭声，已三日矣，惊呼人至，破棺乃起。旬日，写经二十卷了，焦策来谢，致辞而去。”

此种模式下冥界的罪人或是官吏们都希望生人能为其写经求福，这是对当时社会上认为写经造像能免除灾祸永保平安这一观念的反映。时人之所以这样认为，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佛教义理宣传的影响的。“例如，膜拜弥陀佛之风之所以盛行一时，就是因为人们认为只要念诵阿弥陀佛的佛号就可以得到最终的解脱。这同原来认为非得经历过千难万劫之后才能得到解脱的思想真是大相径庭。到了隋唐时期，人们将精力更多地转到抄写佛经和诵经上面，一些在家修行的居士更是以此为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2，第3046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1，第2394页。

同上，第2395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2，第3043-3044页。

《太平广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03，第699页。

功课，实际上，不论从哪方面来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写经造像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冥游小说的结局之处大多点出了游冥人在复活之后都写经造像求功德，看来的确是有社会事实依据的。

发展至唐中后期，冥游故事中大多数的冥吏则是要求烧若干纸钱。如《刘鸿渐》一文，讲刘鸿渐还家后“见骸形卧在床上，心颇惆怅。鬼自后推之，冥然如入房户，遂活。鬼得钱乃去也。”又如《张御史》，张御史因无意中对前来追他入冥的冥吏有了一饭之恩，在冥府便得此吏相救，后来“放重生，至门前，所追吏云：‘坐追判官迟回，今已遇捶。’乃袒示之，愿乞少钱。某云：‘我贫士，且在逆旅，多恐不办。’鬼云：‘唯二百千。’某云：‘若是纸钱，当奉五百贯。’鬼云：‘感君厚意，但我德素薄，何由受汝许钱，二百千正可。’某云：‘今我亦鬼耳，夜还逆旅，未易办得。’鬼云：‘判官但心念，令妻子还我，自当得之。’某遂心念甚至。鬼云：‘已领讫。’须臾复至，云：‘夫人欲与，阿奶不肯。’又令某心念阿奶，须臾曰：‘得矣。’某因冥然如落深坑，因此遂活。”这位冥吏虽是出于报恩之心而救张御史复活，却直接开口索钱。他的索贿不是因为救了张某，而是因为他的报恩行为使他遭受到了冥王的捶罚，造成了身体上的苦痛。

比较特殊的是有些冥吏可以自主决定让谁复生，只要得到一定的好处就行。如《李思元》一文所述：“与思元同召者三人，两吏曰：‘能遗我钱五百万，当舍汝。’二人不对，思元独许之，吏喜。俄官至，谓三人曰：‘要使典二人，三人内办之。’官因领思元等至王所。”“王见伫立，谓阶下人曰：‘此是业风，吹此人入地狱矣。’官因白思元等，王曰：‘可捻筹定之。’因帘下投三疋绢下，令三人开之。二人开绢，皆有当使字，唯思元绢开无有。王曰：‘留二人，舍思元。’”

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来看，隋时法律已经对官吏执行职务有了一定的规定。在官吏执行职务各方面，划清奖惩界限，指明官吏的哪些行为必须予以惩罚。一方面是贪污受贿，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 官物入私。(2) 请求许财。(3) 收受贿赂。另一方面是失职，这又可以分为：(1) 州县管理不善。(2) 外交失词。(3) 宪司不能举正。(4) 议事延久误期。冥游小说的作者在添加冥吏索贿这一细节时，很可能就是考虑到那些冥间的官员的所作所为也和人间的官场上一样，为一己之私，借

汪建武．论佛教的信仰特征[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6．第53-58页。

《太平广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05，第710页。

《太平广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12，第777页。

《太平广记》(第二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00，第671页。

倪正茂．隋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第46页

公事之便获取酬劳。基于这样的法律基础，编录者们在创作、改编故事时也更贴切地考虑到并设计了冥司要对延误失职的官吏进行一定的处罚这一细节。

7) 因写经造像有功可以被放，业报却不可免

如《李山龙》、《慕容文策》、《孙明》、《刘摩儿》、《孙回璞》、《孟知俭》、《赵文若》等篇。《李山龙》一文中，主人公在冥间被冥王审讯时，“王问汝平生作何福业，山龙对曰：‘乡人每设斋，恒请施物助之。’王曰：‘汝身作何善业？’山龙曰：‘诵法华经，日两卷。’王曰：‘大善，可升阶来。’北间有高座，王曰：‘可升座诵经。’王即起立，山龙坐讫，王乃向之而坐。山龙开经曰：‘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王曰：‘请法师下。’山龙复立阶下，顾庭前囚，已尽去矣。王曰：‘君诵经之福，非唯自利，众因闻经，皆已获免，岂不善哉！今放君还。’”此等功德无量之人也被追至冥府，虽最后终被放还，但仍须经受暴亡之苦，“亲眷哀哭，经营殡具”，让家人承受失亲之恻。好在此人生前一心向善，并未有什么恶业必须得在冥间受报应之苦，最后才能安然返世。然而，有些人虽曾有恶业，但也信佛持经，却避免不了在冥间的因果报应。如《赵文若》一文所述。赵在冥间“见王曰：‘卿在生有何功德？’答云：‘唯持金刚经。’王曰：‘此最第一。卿算虽尽，以持经之故，更为申延。’又曰：‘诸罪中，杀生甚重。卿以猪羊充饱，如何？’即遣使领文若至受苦之处。北行可三二里，至高墙下，有穴，才容身。从此穴出，登一高阜，四望遥阔，见一城极高峻，烟火接天，黑气溢地。又闻楚痛哀叫之声不忍听，乃掩蔽耳目，叩头求出。仍觉心破，口中出血，使者引回见王曰：‘卿既啖肉，不可空回。’即索长钉五枚，钉头及手足疼楚。从此专持经，更不食肉。”

8) 仅为游历地狱以劝世人行善

例如《李旦》篇，即是如此。李旦在冥间见大厅上有“一人东坐”，“视旦而语坐人云：‘当示以诸狱，令世知也。’旦闻言已，举头四视，都失向处，乃是地狱中。见群罪人，受诸苦报，呻吟号呼，不可忍视。寻有传教称：‘府君放君还去，当更相迎。’因此而还”。更有甚者，服侍了一辈子的主人亡后将寿命未尽的婢女召入冥间，让其历看地狱中受报情形，如《崔义起妻》一文中崔妻先亡，其家请僧“为修初七斋”时，“其婢素玉忽云：‘夫人来语某曰：生时闻佛经说地狱，今身当之，苦不可言。赖男女等与我追福，蒙放暂归。’即向诸僧忏悔，欲去又云：‘我至二十日

《太平广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09,第744页。

同上,第745页。

《太平广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02,第684-685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2,第3043页。

更来，将素玉看受罪。’”

9) 冥吏蒙恩救游冥者还阳

这类模式中的冥吏们应该说是最善良的了。他们明明知道未能将冥王所召之人带回冥司的后果，知道在做了这样的善事之后，等待他们的将是冥王的惩处，却还是将复活之计透露给了将要入冥受审甚至可能无法还阳的主人公，甘愿为报恩而受苦。如《李洽》所记，李洽在行路途中遇到一位前来勾他魂魄的冥吏，得知了此吏身份之后，李洽“闻之悲泣，请吏暂还，与家人别”，“吏与偕行过市，见诸肆中馈饌，吏视之久。洽问：“君欲食乎？”曰：“然。”乃将钱一千，随其所欲即买。止得一味，与吏食毕，甚悦，谓洽曰：“今可速写金光明经，或当得免。洽至家写经毕，别家人，与吏去。”果然，后来在冥府判案时，“王将簿阅云：‘此人新造金光明经，遂得延算，故未合死。’”

第二节 真实性

若从这些故事的内容进行考察，可以看出此类作品，基本上各篇均清楚交待了时间、人物、地点、故事原委，叙述也是详略得当，前后呼应，有根有据，结构完整。既具有小说的要素，亦具有相当程度的事实反映。

要分析冥游小说的内涵及社会意义，就必须注意到这类小说中著录者着意对故事真实性的强调及在行文中的具体表现，如《冥报记》中大多数作品，都记述了口述者的名姓、身份，有的还记录了口述的途径、环境或场景。下面就此将故事素材来源进行分类并举例，以说明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故事的艺术真实性的刻意强调。

一 自说其事

例：

《睦仁茜》：“自语人云尔”。

《孔恪》：“精勤忏悔，自说其事”。

《郑师辩》：“唐临昔与辩同直东宫，见其自说。”

《太平广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15,第799页。

《太平广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15,第801页。

《旧唐书·唐临传》说《冥报记》撰成后“大行于时”，其原因应当不仅在于唐代人们对佛教的信仰，而且还与《冥报记》记述的相关人物中多数是当代名人有关。这些名人的事迹名行被世人熟知，并多见于两《唐书》的记载。唐临把《冥报记》中所采访的人物及其相关途径、场景等忠实记录下来并且在编集为文本过程中所运用的技术手段符合据实记录的规范，其作为口述历史著作也就在较大程度上能够取信世人(不是指所述事件的真假，而是指所记述的口述者及其相关背景是真的。(引自:何锡光·唐代有意识的口述历史著作范本:《冥报记》.[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6.6,第35-39页)

《太平广记》(第六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297,第2367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1,第3032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79,第3015页。

《任义方》：“义方自说”。

《赵文信》：“此人活已，具述其事，遂州人及闻所说，共相鉴戒”。

《李思元》：“而思元每人集处，必具言冥中事，人皆化之焉。”

二 他人闻记

1. 乡人名士

例：

《皇甫恂》：“刺史独孤思庄，……好名士也，闻其重生，亲至恂所，问其冥中所见”。

《兖州人》：“兖州人说云尔”。

《王怀智》：“鄆州人勋卫侯智纯说之”。

2. 同事官员闻之

例：

《柳智感》：“智感今存，任慈州司法。光禄卿柳亨说之。亨为邛州刺史，见智感，亲问之。然御史裴同节亦云，见数人说如此”。

3. 亲友说之

例：《谢弘敞妻》：“许之从父弟仁则说之”。

4. 帝王臣子

例：《张公瑾妾》：“至贞观中，车驾在九成宫，闻之，使中书侍郎岑文本就问其事，文本录以奏云尔。嘉运后为国子博士，卒官”。

三 生人作证

1) 游冥人还阳后生活状态得见：

例：

《六合县丞》：“天宝末，其人尚在焉”。

《孙明》：“天宝末，明活已六七年，甚无恙也”。¹¹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2,第3044页。

《太平广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02,第689页。

《太平广记》(第二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00,第672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1,第3033页。

《太平广记》(第六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297,第2368页。

《太平广记》(第七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28,第2606页。

《太平广记》(第六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298,第2370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6,第3078页。

《太平广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29,第915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1,第3036页。

¹¹ 《太平广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05,第708页。

2) 冥间人所托之事得以完成，或所预言之事得以实现

例：

《李旦》：“稍说姓字亲识乡伍，旦依言寻求，皆得之。”

《朱氏》：“具言其男貌状，有同平生。其母亦对之流涕，颺歔久之。”

《西市人》：“梦觉，话于亲密。其后事果验也。”

《李冈》：“冈既复生，一依所约，深加敬异。”

3) 游冥人受罚之迹得见

例：

《梁氏》：“家人视其舌上，犹大烂肿。”

《裴则子》：“邑人视张成，腰上有杖迹。”

《河南府史》：“脚上点处，成一钉疮，痛不可忍。”

《张法义》：“因入山，就僧修福，义掌中所印处，文不可识，然皆为疮，终莫能愈，至今尚存焉。”

4) 家人、亲友为证

例：

《李知礼》：“自从初死，至于重生，凡经六日。后问家中，乃是侄女持纸钱绢及饭馔为奠礼，当时所视，乃是铜钱丝绢也。”

《齐士望》：“寻乃造纸钱等待焉，使者依期还到，士望妻亦同见之。”

从以上所举之例可以知道这些冥游小说在行文中无时无刻不在留心把冥事和人间的现实生活这两个世界的距离一步步地拉近，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强调故事的真实有据，恐怕除了怕别人不相信有冥间这类神秘的所在之外，便没有别的解释了。

第三节 社会文化内涵

一 社会生活

1、唐代官职制度

自隋代的使府开始设置判官。唐制，特派担任临时职务的大臣可自选中级官员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2,第3043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6,第3079页。
《太平广记》(第六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280,第2233页。
《太平广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03,第697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6,第3078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2,第3046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2,第3047页。
《太平广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15,第798页。
《太平广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32,第939页。
《太平广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2,第3045页。

奏请充任判官，以资佐理。唐睿宗以后，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等使皆有判官辅佐处理事务，亦由本使选充，但并非正官而为僚佐。佛经中，印度的冥界也有判官，是指在阴间判案的官，传入中国之后，判官逐渐演变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冥府判官。但是中国冥府的判官级别提高了些，在地狱统治集团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一方面辅佐阎王判决重大的案件，同时自己也可以直接判决亡魂。

地狱中的判官种类、数量繁多，其地位也各不一样。如《柳智感》中描述柳智感被迫入冥间做官，此间最高统治者为冥王，智感所任官职即是判官，而且并非唯一的一位，“有五判官，感为第六”。又如《六合县丞》中原人间的六合明府在冥间作判官，在审判六合县丞时就有徇私之嫌。数羊乃刺史所害，到得阴间后讼县丞害之。“判官骂云：‘汝自负刺史命，何得更讼县丞？’羊大言云：‘判官有情，会当见帝论之。’判官谓丞曰：‘帝是天帝也，此辈何由得见？如地上天子，百姓求见，不亦难乎？然终须为作功德尔。’言毕，放丞还。”此处的判官即是担负了直接判决亡魂的责任。

2、服饰

唐初，皇帝以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为常服。武德四年（621），唐高祖下敕规定官员三品以上穿紫袍衫、五品以上穿朱、六品以下直至庶民均穿黄袍。到唐太宗贞观四年（630），更详细规定了常服的服色，即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贞观四年以后常服又经历了一些变化，到上元元年（674）八月，唐高宗再次下诏完善服色等级，规定“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十三銙，四品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九銙，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玉石带九銙，庶人服黄，铜铁带七銙”。这次诏令还有一项重要规定，即禁止留内官穿黄袍衫。在隋及唐初时，一般官员还可以著黄袍衫。当时令式规定，不管其本来服色是什么，百官上朝时都可以服黄。后来到唐高宗上元年间（674-676），洛阳县尉因穿黄服夜行被人殴打，所以特下诏令：“朝参行列，一切不得著黄。”自此以后官吏中穿黄衣衫的只能有三种人了。一种是流外官以及无品的参选者，所以当时有“黄衣选人”的说法。第二种是宫内的低品宦官，所谓“黄衣使者白衫儿”即是。第三种是里正等各种胥吏。总的说来，穿黄衣衫多少带有些使役职能的味道。唐代官吏，主要服饰为圆领窄袖袍衫，在一些重要场合，如祭祀典礼仍穿礼服。礼服的样式，多承袭隋朝旧制：头戴

《太平广记》（第六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298，第2369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1，第3035页。

介帻或笼冠，身穿对襟大袖衫，下佩围裳，玉佩组绶一应俱全。

冥游小说中的冥间高级官员皆着紫衣或绯衣，稍低些的官员则是着绿衣或青衣，那些去人间勾魂的小吏则多是身穿黄衣，少数是穿白衣。如《李敏求》一文，讲述李敏求入冥所见：“门外多是著黄衫惨绿衫人。又见著绯紫端筒而侦立者；披白衫露髻而倚墙者”，“俄然谒者揖敏求入见，著紫衣官人具公服，立于阶下。”此处几种不同服装颜色的人就是不同的身份象征。《李旦》中讲李旦在冥间时，“至大厅上，见有三十人，单衣青帻，列坐森然。”《许琛》一文讲许在暴卒时“初见二人黄衫，急呼出使院门，因被领去。”《辛察》中讲辛察头痛昏绝时“初见有黄衫人，就其床，以手相就而出。既而返顾本身，则已僵矣。”

唐人崇土德，不愿以黄为兵，改军人服黑。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三月曾有“禁王公百吏家及百姓著皂衫及压耳帽子”的诏书，目的是“异诸军官健也”。除压耳帽子外，当时的军人还常在头上戴红色抹额以区别于其他人。军人服黑，只是指一般正规边军官健，至于禁军则不受这个限制。这军人服黑的特色在冥游小说中也有实例体现。如《韦讽女奴》一文讲主人公入冥时写道：“某初死，被二黑衣人引去。至一处，太阙广殿。赅勇甚严。拜其王，略问事故。黑衣人具述端倪……”这二位黑衣人的身份就是一般的小卒。又如《崔绍》一文中描写崔入冥之际的情形：“忽得热疾，一夕遂重，二日遂殓。将殓之际，忽见二人焉，一人衣黄，一人衣皂，手执文帖，云：‘奉王命追公。’”此处勾人魂魄的小吏就分别着黄、黑色。

二 文化内涵

有些学者认为魂归地府、阴间在地下的观念是佛教带进来的。其实这不符合实际情形。早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的冥界世界的方位就开始了从山上到地下的嬗变交替历程。先秦以前的史籍，已有人死后（亦即幽冥世界）在地下生活的记载，如《左传·隐公元年》“郑元公”将母亲“姜氏”置之地宫，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后来听取“颖考叔”的意见，“阙地及泉，隧而相见。”以黄泉为死地，又掘

《中国历代服饰》记载：唐以官服色视阶官之品。”“举子麻之通刺，称乡贡。”唐贞观四年和上元元年曾两次下诏颁布服饰颜色和佩带的规定。隋唐时，帝王和官员的常服为圆领袍，戴幞头，穿长靴。等级区别在于：品色衣，即以服装色彩区分等级。皇帝为黄龙袍，官员一九品分别以紫、绯、绿、青为等级的标志。革带上饰物的质料不同，有玉、金、银、铁的不同。章服，唐代官员进出宫门，必带鱼符，作为身份证明。品级不同鱼符袋装饰不同。

《太平广记》（第四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57，第1127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2，第3043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4，第3066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5，第3073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75，第2986页。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5，第3069页。

地及泉，可见当时已把地下视为死灵归所的幽冥世界了。而古老的土葬做法，也与幽冥世界在地下的观念有关。佛教传入中国后，被不断地中国化，佛教的地狱观念也逐渐吸收了中国的官吏体制，逐步被本土化。佛教的中国化其实可以说是和中国传统鬼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国的鬼文化是古代中国社会里最普遍的民间信仰和行为。鬼文化讲求的是人人平等，无论生前贵贱贫富，都难免一死，都难免要化为鬼魂，一样地要到冥间去，接受冥王的审判裁决。正是这一原则才使得鬼文化在社会上有了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

冥游故事中的受报者在冥间都得到了与恶行相对应的惩罚，尤其杀生者受到的报应更是严酷无比。如《屈突仲任》一文中在仲任到了冥司，在面对审判时：“物类皆咆哮大怒，腾振蹴踏之而言曰：‘巨盗盍还吾债。’方忿怒时，诸猪羊身长大，与马牛比，牛马亦大倍于常。判官乃使明法入晓谕。畜闻得人身，皆喜，形复如故。于是尽驱入诸畜，乃出仲任。有狱卒二人，手执皮袋兼秘木至，则纳仲任于袋中，以木秘之，仲任身血，皆于袋诸孔中流出洒地。卒秘木以仲任血，遂遍流厅前。须臾，血深至阶，可有三尺。然后兼袋投仲任房中，又扃锁之。乃召诸畜等，皆怒曰：‘逆贼杀我身，今饮汝血。’于是兼飞鸟等，尽食其血。血既尽，皆共舐之，庭中土见乃止。当饮血时，畜生盛怒，身皆长大数倍，仍骂不止。”这段文字生动地描述了人在死之后会如何受杀生之罪，其恐怖景象足以警醒民众。杀生本是佛教五戒之首，当为礼佛者所遵行，若犯戒律，必生恶业，到了冥府就要受杀生之报。这里极其细致地描写了受罪报的过程，目的就在于让读者一眼就明白凡人的造业与报应间存在的必然联系，从而令其心生警惕。由此看来，佛教的食素、戒杀生不仅是鉴于杀生会生恶果，更是对心性的反省与修持。

强调报应实有本是六朝佛教灵验故事的旧题，入唐后佛教徒仍搜罗当时的传闻叙说因果，只不过冥界与阳世的距离被拉的更近了，故事的真实性进一步得到增强，对巩固和加强报应实有观念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地狱，本是佛教专有的概念指称，是那些生前不信佛法、作恶的人们死后的归处。然而唐代这些冥游小说中描写的冥界却与民间的设想更为接近，属于人间的拷贝，是依循人间社会生活而运作的另一个世界。其中包括了冥界君主对亡魂问话审判的阎罗殿，各种罪人受刑罚的地狱，还有其他鬼魂活动的区域。冥界的官员都是从阳世人中挑选而得。正是由于冥界的用人选官都来自人间，才使得阴阳两界有了交集，使得入冥之人能够在此处

赖亚生.神秘的鬼魂世界.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293页

同上:第295页

《太平广记》(第二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00,第669页。

得到故交的救助，游冥一番又得复活，并向人们述说这奇异的经历。在冥游小说中，地狱里的诉讼和刑罚多半都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有冥吏错追人的，也有冥官徇私舞弊的，还有冥官误判的。这里的机制一如人间，冥府的办案、审判皆投射着人间官府办案行事的影子。这里描述的情形虽然与佛教义理所讲的地狱多有相违，却因接近民众而深得民心，也反映了民间的集体意识。这正是中国传统鬼神文化信仰影响下的鬼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的结果。冥游小说中的地狱不论在功能、地位还是结构、样貌等方面都在故事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普通民众重塑，导致它一步步地向本土文化靠拢。这当然离不开冥游小说在证实报应故事真实性方面的功劳：一方面借地狱的恐怖森严使更多人信奉佛教，另一方面，也使那些无缘了解佛教义理、却熟悉人间官府的群众更易接受，更易相互传播，加快了佛教思想的流传。

冥游小说中虽然主人公入冥有的是在死后，有的是在临死前，有的是在睡梦中，有的纯粹是在白日行路途中。但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形，都有冥吏（黑衣、黄衣人）来将其引去。从这样的情节安排来看，灵魂是受到强制的外力被引进冥府的。这样的安排有利于对个人生前所作所为做出公平的判决。如此看来，唐人赋予了冥府拘捕死后灵魂与总结灵魂生前善恶的重大责任。为了使所有的亡魂都能得到最终审判，人死后必须立即被拘拿至冥府，斟酌其生前所作善恶来量刑，然后便对其实行罪恶报应或是功德奖赏。对于那些阳世寿算未尽的生人，冥吏引其入冥也从另一个角度更深刻地反映出了唐人在佛教的地狱观念和传统鬼神信仰影响下对于地狱和另一个世界的丰富的想象力。另外，冥游故事中这种强迫亡灵入冥受审的特点，也使那些不信佛法的人预知了自己在死后也要被带到此地受尽折磨，从而间接起到了招徕信徒的宣教作用。

冥游小说体现出了唐人对命运的必然性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强化，由此又影响着世人的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些在冥府里的官吏系统，即是负责监督、执行上天对个人命运所下达的决策的机构。而且，这些官职的任命早就已经被记录在案，并由冥府掌握、传递。如《李敏求》一文，讲李敏求在冥间遇到故人柳十八郎后求其帮自己改变“苦穷薄”的生活，但被柳婉拒。柳说只能让李在这里提前知道“禄命”，却不能更改一分。于是“命左右一黄衫吏曰：‘引二郎至曹司，略示三数年行止之事。’敏求即随吏却出。过大厅东，别入一院。院有四合大屋，约六七间，窗户尽启，满屋唯是大书架，置黄白纸书簿，各题签榜，行列不知纪极。其吏止于一架，抽出一卷文，以手叶却数十纸，即反卷十余行，命敏求读之。其文曰：‘李敏求至大和二年罢举。其年五月，得钱二百四十贯。侧注朱字，其钱以伊宰卖庄钱充。又至三年得

官，食禄张平子。’读至此，吏复掩之。敏求恳请见其余，吏固不许，即被引出。”后来敏求复生之后所历事情皆如当初冥间书卷所言。

唐代冥游小说反映的是通过游历幽冥境地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威胁，从而使世人对这一不可知的世界产生一定的敬畏之心，也对世俗民众日常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因而成为安定社会秩序的必要补充。冥游小说的这一作用等同于中国古代传统的鬼神观念对民众心理中的影响，在当时社会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太平广记》(第四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57,第1127页。

第三章 唐代冥游小说的叙事艺术

从文本上，看唐代冥游小说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1) 增加时间、地点、人物身份的具体介绍，以增加可信程度，也增强了文学的艺术真实性。2) 通过与真实环境虚实交织的手法记述在冥界上演的人情世界。3) 小说大都结构完整，情节曲折，描写细腻充实，人物形象丰满，有时与传奇小说的界限也难以划清。

在我们研究的冥游小说中，有些特色是和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有不谋而合之处的。比如民间讲述的鬼故事，也和冥游小说一样，往往以讲述人所见的口吻或转述他人亲历来进行叙述，选取这样的叙事视角目的同样也是为了使听故事的人相信此事为真。除此之外，冥游故事中绝大多数都会点明此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准确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县某村。民间在讲述鬼故事时也会如此，往往将故事发生地点拉近，几乎就发生在听者熟悉的周围环境中。这两个特色都是对虚构故事的艺术真实化，其结果就是使虚无的鬼有了真实的环境，又由于环境的真实，反证鬼故事的可信性。另外，在唐代的入冥小说中，地狱名称、冥官、冥吏都已经本土化了，唐朝的官吏制度也都能在其中找到所透射的影子。另外，地狱已经被充分世俗化了，不再是在遥远的恐怖境地。入冥者的遭遇也各有不同，主人公或遇疾，或夜卧时，或路上，或睡眠中，随冥吏出门而去。这些发展变化充分说明了唐人对于冥游题材的运用，已经十分自如，用最真实的表现手法去描述纯属虚构的故事，将现实中的生活搬到冥界去了。

唐代冥游小说的叙事艺术可以从叙事的时间、视角、空间和模式四个方面来分析。

一 叙事视角

唐代冥游小说在展开叙述时，常常有一位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向读者交待人物身份、环境等背景信息，叙述故事的发展变化。如前所述的在冥游故事和民间鬼故事的讲述中叙事视角的选取，即是以全知叙述者的口吻来叙述。全知叙述者是一个站在作品之外的旁观者，并不置身于情节之中，不影响情节的发展。这种叙述者可以自由来往于小说世界和读者之间，可以介绍情节发展，也可以分析和评价人物或事件。由于这种视角的嵌入，小说作品首尾呼应，情节结构更加完整，避免了行文中间出现前后脱节的现象。

二 叙事时间

冥游小说在叙事时间的安排上也有其独到之处，一方面通过标注年号的做法，

强调真实的历史时间；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扭曲时间”，故意拉长或缩短时间距离，例如在小说中说到的生人复活期限，有的是“经宿”，有的是“三日”，有的是“数月”甚至是“十八年”。这种扭曲的时间距离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提升故事真实性的作用。在叙述时间顺序的安排上也显得不拘一格。有的先叙述主人公暴卒时的情景以及家人对其的处理态度，有的则是先叙述主人公复活之后的生活状态，如《屈突仲任》篇，开篇就叙：“同官令虞咸颇知名。开元二十三年春往温县，道左有小草堂，有人居其中，刺臂血朱和用写一切经。其人年且六十，色黄而羸瘠，而书经已数百卷。人有访者，必丐焉。或问其所从，亦有助焉。其人曰：‘吾姓屈突氏，名仲任。’”

1) 标注年号

冥游小说中标注年号的做法体现了小说创作或编录过程中的“实录”观。受史传文学创作方法的浸染，著录者着意强调人物、事件的真实、可信。这种做法起到了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交待故事发生的特定历史背景，为小说进行准确的时间定位；二是使故事情节清晰有致，结构严谨完整。有些小说不仅在小说开头标注年号，而且在行文之中和文末数次提到，给读者一种阅读的真实感。如《李敏求》文中首先提到敏求入冥游历事是在“大和初”，在冥间预知了自己的人生仕途之后，文末又提到“其年，乃用此钱参选。三年春，授邓州向城尉。”这样紧凑的安排就以时间的扭曲体现了阅读的真实。

2) 扭曲时间

为了表现人或事件的神奇、怪异，唐代冥游小说基本上都是采取“顺叙+倒叙+顺叙”的叙事时序，开头、结尾一般用顺叙，中间讲述冥间所历的篇幅用倒叙；而且倒叙部分一般多是由大段实录冥游者的自述构成。

如《孔恪》一文：

唐武德中，遂州总管府记室参军孔恪，暴病死，一日而苏。自说，被收至官所，问何故杀牛两头。恪云，不杀。官曰：“汝弟证汝杀，何故不承？”因呼恪弟，死已数年矣。既至，枷械甚严。官问：“汝所言兄杀牛虚实，弟曰：“兄前奉使招慰獠贼，使某杀牛会之，实奉兄命，非自杀也。”恪曰：“使弟杀牛会是实，然国事也，恪有何罪？”官曰：“汝杀牛，会獠，以招慰为功，用求官赏，以为己利，何为国事也？”因谓恪弟曰：“汝以证兄故久留，汝兄既遣杀，汝便无罪，放任受生。”言讫，弟忽

《太平广记》（第二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00，第668页。

载于《太平广记》卷一五七，原出《河东记》。

《太平广记》（第四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57，第1126页。

同上，第1128页。

不见，亦竟不得言叙。官又问恪：“因何复杀两鸭？”恪曰：“前任县令，杀鸭供客，岂恪罪也？”官曰：“客自有料，杀鸭供之，将求美誉，非罪而何？”又问：“何故杀鸡卵六枚？”曰：“平生不食鸡卵。唯忆九岁时寒食日，母与六枚，因煮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也。”恪曰：“不敢，但说其因耳。”官曰：“汝杀他命，当自受之。”言讫，忽有数十人来执恪，将出去。恪大呼曰：“官府亦大枉滥。”官闻之，呼还曰：“何枉滥？”恪曰：“生来有罪皆不遗，生来修福，皆不见记者，岂非滥耶？”官问主司，恪有何福，何为不录？主司对曰：“福亦皆录，量罪多少。若福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然恪福少罪多，故未论其福。”官怒曰：“虽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司一百，倏忽鞭讫，血流溅地。既而唱恪生来所修之福，亦无遗者。官谓恪曰：“汝应先受罪，我更令汝归七日，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遂苏。恪大集僧尼，行道忏悔，精勤苦行，自说其事。至七日，家人辞诀，俄而命终也。

三 叙事空间

与“顺叙+倒叙+顺叙”的叙事时序相应的是冥游小说中叙事空间的转换，即：“阳世+冥府+阳世”。小说开端首先以平缓简约的叙述介绍冥游者的背景资料，接着叙述冥游者在冥府的奇异经历，最后一部分的叙述承接第一部分，对冥游者复活之后的生活情形进行一番简略描述。

这三个叙事空间彼此转换，又相互衔接，通过记录冥游者的回忆性叙述将阳世与冥府连成一体，形成独具特色的叙事结构。这种虚实转换的叙事空间结构使故事的真实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四 叙事模式

与那些以篇幅短小、结构简单为主要特点的六朝志怪小说相较而言，唐代冥游小说篇幅较长，叙事结构上也颇具特色。开头部分以简练客观的文笔向读者介绍作品人物的姓名、籍贯、出身等基本背景信息；第二部分是主人公自叙冥中游历见闻，以对话为主。第三部分则是对主人公还阳之后的生活状况做简单说明，以此结束全文。这种叙事结构表明了作者的创作初衷，即希望读者相信其事。对于读者来说，真实的事件更容易感动他们，使他们产生共鸣。

但唐代冥游小说的开头、正文、结尾却难免出现一定的程式化倾向。几乎每篇故事都是这样的模式。

《太平广记》（第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86，第3031页。

结 语

唐代的冥界游行，与六朝时期的程序颇为类似，故事多是由冥吏来阳世押送个人的灵魂去阴间开始，然后讲述冥间统治者对生人魂魄的审判，但两个时期的最后结局却不尽相同。六朝的冥间故事多是藉由描述地狱的阴森与刑罚的残酷来侧重渲染地狱实有、果报不爽；唐时的此类小说在结局的处理却多是冥游者却由于错追、贿赂冥吏、与冥界君王或官吏为阳世故交等原因而被放还，复活之后便向乡人述说自己在冥界的所见所闻。冥游小说反映出了唐代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思想意识，体现出了唐人自觉不自觉地受着佛教世俗信仰约束和规范的一面。

六朝记冥间故事的志怪多是纯粹记事的短篇，而唐代冥游小说却在取其意的基础上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叙事已经精密细致，文中也增加了人物对话的篇幅。这些作品反映着人们对于无法解释、不能理解的现象的浓厚兴趣，传承着志怪小说的记异精神。另外，这些冥游小说中偏好文采的倾向，正是对唐人好异精神的最直接体现。

唐代的冥游小说不再像前朝那般单纯地以描写神怪为内容，而是在更深的文化层次上，通过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和真实可信的叙述方式，借鉴佛教、道教和中国古代传统的鬼神信仰，继承史传传统，用纪“实”艺术手法表现出了古人对于未知的幽冥世界的敬畏之心，因为那些借冥间司法的不公正以映射当时社会司法黑暗现实的做法，并非仅仅受到佛教佛经的影响，更是与鬼神信仰分不开的，一方面是基于长期以来古人对鬼神世界的想象，二是受当时社会司法黑暗的刺激，所以也萌生了在人死后灵魂归往冥界却仍然无法得到绝对公平公正对待的观念。在此基础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一方面，通过枉追和索贿情节反映除了司法的不公正，另一方面，从冥游小说的数量和编录者、幽冥人身份的分析上可以看出时人对此类主题的热捧。至此，六朝以来的宣扬因果报应的神怪小说已经逐步褪去了宗教和志怪的色彩，转变成主要流行于社会中下层、也渐渐流传到部分上层文人圈的文化形式，为后世的小说、戏剧等通俗文学提供了素材，也奠定了基础。

附录一：唐代冥游小说叙录

参照近年来唐代小说研究成果，遍检唐代的志怪、传奇、笔记以及敦煌文献，共统计出 92 篇冥游小说，分叙如下（排序不分先后）：

（1）唐代志怪传奇中的冥游小说叙录

1. 《孔恪》

载《太平广记》卷三八一，原出《冥报记》。记述武德中遂州总管府记室参军孔恪被迫入冥受杀生报事。在冥府受审时，负责宣念罪福的冥吏因未报清孔恪生前的罪业与福业，因而受到鞭罚。孔恪最终因生前所积福德而复活七日，正是冥王所说之期，7 日后身亡。

2. 《六合县丞》

载《太平广记》卷三八一，原出《冥报记》。记述开元中六合县丞因杀生入冥受罪报事。在冥间遇判官，却是故交，因此得放。在出冥途中遇一女子，乃被冥府门吏所抢至此的生人。县丞与判官贿，救之。

3. 《皇甫恂》

载《太平广记》卷三八一，原出《冥报记》。记述安定人皇甫恂，在开元中因食牛肉而得报，判官呼僧为证，查清后得放还。原来是该僧欲求恂为其造幢而冤之。恂冥中所历在出冥之后皆得以实现、验证。

4. 《李旦》

载《太平广记》卷三八二，原出《冥报记》。刘宋元嘉时期李旦入冥事。临终前见有追命信幡，使者曰“府君唤”。唤之目的是“示以诸狱，令世知也。”在冥府游历七日之后还阳。三年之后再次历冥七日而又还阳，后透露冥间所闻，后皆得验证。

5. 《任义方》

载《太平广记》卷三八二，原出《法苑珠林》卷五十。武德年括州刺史任义方入冥而复生。历地狱，所见如佛经中描述之形貌。任义方在去世后家人为其请僧行道，故身在冥间的他得以复活。

6. 《齐士望》

载《太平广记》卷三八二，原出《法苑珠林》卷九十一。魏州武强人齐士望，贞观二十一年，死经七日而苏。阎罗王查知其被枉追，但仍使其受生前之罪报。颇有“既来之，则报之”的意味。

7. 《裴则子》

载《太平广记》卷三八二，误题为《裴则子》，原出《法苑珠林》卷一百一十六，题《裴则男》。唐曹州离狐人裴则男，贞观末，年二十，死经三日而苏。入冥目的极为特别，只是派他“将牛耕地”。王因悯其“兄弟幼小，无人服侍二亲”之孝心，将其放还。在冥间见本村二人，且当时此二人犹在世。裴复活后见此二人遭遇皆如冥中事。

8. 《河南府史》

载《太平广记》卷三八二，原出《广异记》。洛阳郭大娘天宝初故，其夫王某，作河南府史，一年后入冥，因饮酒罪而受罚后又复生，以诚将来。

9. 《谢弘敞妻》

载《太平广记》卷三八六，原出《冥报记》。唐吴王文学 陈郡谢弘敞，妻高阳许氏在武德初游冥事。入冥目的特殊，“王欲令汝作女伎”。许氏在冥间遇其姑父，并在此学会背经一卷，而后得放。因生前不孝之罪，王令其受报。许氏姑父其时犹在世，其余未死亲友皆得预见于冥间。

10. 《梁氏》

载《太平广记》卷三八六，原出《冥报记》（《法苑珠林》卷九十三，引作《冥报拾遗记》）。咸阳妇人贞观年中因同名而被误追至冥府。查清后得放归但因有恶骂之罪而受七日罪报的惩罚。

11. 《朱氏》

载《太平广记》卷三八六，原出《法苑珠林》卷七十一。朱氏因其丈夫欠官绢而被追，朱氏答应还阳后立即还债。冥间府史放朱氏还家前托其传话给母亲要为弟造像修福。

12. 《李山龙》

载《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原出《冥报记》。武德年中左监门校尉李山龙入冥府，因诵经而被放还复生，遭冥吏索贿事。

13. 《赵文信》

载《太平广记》卷一〇二，原出《法苑珠林》卷二十六。唐遂州人赵文信贞观元年入冥复生事。赵本敬佛之人，乃被枉追至此。在阎罗王所，又被引上天。与赵同行之人有不读佛经读庾信诗者，亦被放归。赵还阳后将所遇告诸乡人，其人皆永断杀业。

文学：官类名。汉郡、国皆置，主管教育，分文学祭酒、掌故、文学掌故等，以祭酒为首。唐诸王府各有文学一人，掌校典籍，侍从文章。州县及都督府初设经学博士及助教，掌以五经授诸生。德宗即位后，改为文学。宪宗元和，废中、下州文学，仅留助教。（贺旭志，贺世庆。《中国历代职官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00.1.）

14. 《赵文若》

载《太平广记》卷一〇二，原出《酉阳杂俎》。大业中长安赵文若被召入冥府，因素持《金刚经》而延寿复生事。赵因杀生之罪被迫入冥，一一在此间受报，并未因生前敬佛而得免。

15. 《慕容文策》

载《太平广记》卷一〇二，原出《金刚经报应记》。隋人慕容文策，大业七年暴卒，三日后复活事。自述冥中见冥官一一询问入冥之人在世作善作恶。慕容因持经被放，且有僧执烛将其引出送归。

16. 《孙明》

载《太平广记》卷一〇五，原出《广异记》。天宝中庄客孙明入冥由于诵《金刚经》而又复生事。时家人已殡之，孙又急呼救。

17. 《刘鸿渐》

载《太平广记》卷一〇五，原出《广异记》。至上元年御史大夫展之族子刘鸿渐白日出门遇冥吏并入冥游历事。见原阳间中丞现为冥王。刘生前曾遇一僧，随其念经。此次到冥间又遇此僧，得其救助。鬼送刘归，得钱乃去。

18. 《柳智感》

载《太平广记》卷二九八，原出《冥报录》。唐河东柳智感，贞观初为长举县令。暴死，一夜后而苏。因冥王欲招之为冥官而被迫入冥，柳辞之不就，仍权做第六判官，但“既权判，不宜食（冥食）”，自此后三年间“夜判冥事，昼临县职”，说“幽显昼夜相反”。

19. 《张公瑾妾》

载《太平广记》卷一二九，原出《冥报记》。唐魏郡马嘉运在贞观六年入冥事。忽见使者称“东海公”招其任记室。随其至冥间，见原益州行台郎中霍璋任霍司刑，霍即教授马如何推辞。马便在冥王面前推荐陈子良任此职务，即刻被放。陈子良至冥后，又辞而荐另一同名者。

20. 《李知礼》

载《太平广记》卷一三二，原出《冥报记》。唐陇西李知礼贞观十九年乘马入冥

御史大夫：官名。秦始置，西汉沿置，秩中二千石。通常谓御史职掌监察，然主管费御史大夫，而是其下的御史中丞。晋以后多不置御史大夫。唐复置，专掌监察执法。宋不除大夫，以中丞为台长。明洪武中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御史大夫之官遂废。（贺旭志，贺世庆《中国历代职官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00年1月）

事。阎罗王因其杀生罪而追之。冥使骑马来追，冥间之马大于人间之马。入冥后，王遣其征战讨贼，命其不得败，败则杀。战初即败，王怒，罚李。并令其受杀生报，剥皮肉。后被其家供养的僧人所救而还家。复活后知冥中所见铜钱丝绢，皆为纸钱绢。

21. 《方山开》

载《太平广记》卷一三二，原出《法苑珠林》。唐曹州武城人方山开贞观十一年入冥事。在冥间受杀生之报，历恐怖地狱。有一冥间侍者为之求情，“且放，令修功德”。

22. 《刘摩儿》

载《太平广记》卷一三二，原出《法苑珠林》。唐汾州孝义县泉村人刘摩儿，显庆四年八月入冥事。游历地狱时见邻居父子二人受报之苦状。刘因曾诵经、布施、受五戒，得延寿而放归。

23. 《张纵》

载《太平广记》卷一三二，原出《广异记》。唐泉州晋江县尉张纵被错追入冥事。受完食鱼之报后才放归。

24. 《韦广济》

载《太平广记》卷三七七，原出《广异记》。唐人韦广济上元中入冥事。临终时有阎罗王派帖来追其为判官。至冥，遇已作了冥中判官的从兄韦黄裳，兄即令广济归去。在冥间见鬼道中所食尽为人鼻、手指等，而即将还阳的人则不可食之。在复活后，从兄尚活，数日后暴卒。韦出冥之后阎罗王本欲招吕延为判官，幸有术士指点其造像修福，吕延方得免，而将黄裳召去。

25. 《孙回璞》

载《太平广记》卷三七七，原出《冥祥记》。唐殿中侍医孙回璞，济阴人，贞观十三年入冥事。在行路途中遇二吏“持韩凤方行”。至冥后知将孙错追，即而放还。归家途中发现“了了不异平生行处”。孙“取马乘之”随冥吏去，归家时又“循路而还”。复活后“见马亦大汗”。

26. 《睦仁茜》

载《太平广记》卷二九七，原出《冥报录》。唐时赵郡邯鄲人睦仁茜是岑文本的老师，在白天行路途中遇冥间人，十年间，竟遇数十次。睦所遇之鬼乃西晋别驾成景，今为黄河以北临湖国之长史，效命于国王（赵武灵王），统归泰山掌控。景将能够预知福祸的常掌事赠给睦为侍者。睦得知鬼道永不得饱，但只需得人食便可得一

年饱。睦令文本赐酒食、金、帛与鬼友成景。睦有一邯郸老乡在泰山任主簿，因缺一人员，乃荐睦。鬼友为睦求情得以放归。

27.《兖州人》

载《太平广记》卷二九七，原出《冥报录》。唐兖州邹县人张氏，曾任县尉。贞观十六年于泰山庙遇到冥府府君一家，并与其四公子为友，被预言不得官，后事果然。鬼友引张氏参观府君处，“飞楼绮观，侍卫严峻”，所见有府君、判事、使者等。张氏在冥府玩乐三日后，见妻在众官前荷枷受审，四公子知情后救之，最终使二人得以还阳回家。

28.《张法义》

载《太平广记》卷一一五，原出《冥报记》。唐时华州郑县人张法义，在贞观十一年时遇到一位僧人，并得忏悔。十九年时，因有骂父之不孝罪而被追入冥，见使者因晚归七日而受刑罚。法义本应因不孝罪受杖八十，当年那位僧人为其求情，说“其罪尽忏悔灭除”，今乃为枉追。终得放还七日，实际为人间七年，复活之后即随此僧入山修福。

29.《崔义起妻》

载《太平广记》卷一一五，原出《金刚经报应记》。唐司元少常伯崔义起，妻萧氏龙朔三年五月亡，而后令婢女素玉随其入冥事。入冥目的特殊，只是为了“看受罪”。婢女在冥间见汤镬铁床。夫人之父萧文铿令放婢女回家，转告崔郎多造功德，为夫人拔厄。回家前，有婆罗门僧教婢女以“西国语”念金刚经、法华经、药师经。

30.《李洽》

载《太平广记》卷一一五，原出《广异记》。山人李洽入冥事。有冥吏持帖来追，李请求回家与家人告别之后再入。回家路上给冥吏买饭后，冥吏感恩之下才透露说“速写金刚经，或当得免”。在入冥途中，遇一城，冥吏解释说此乃为防叛贼“安禄山”而作，李洽的故交邬元昌为城主。又见阎罗王领兵马数十万往西京大安国寺，来判李洽一事。终因李洽新造之经而得延寿放归。

31.《孟知俭》

载《太平广记》卷一一二，原出《朝野僉载》。唐并州人孟知俭入冥又因诵经修福得还阳事。所见冥吏为故人，为孟预言官运。其后事果如之。

32.《张御史》

载《太平广记》卷一一二，原出《广异记》。唐天宝中张某为御史判官，奉使淮南，渡淮时遇一冥吏，渡之饭之，冥吏感恩而透露延寿之法。但如法做完之后仍需

“暂谒地府”，终得到王的审判结果：“更得十载寿”，但是冥吏因为迟归而受刑。后与张索要二百千钱。张托梦于母和妻索钱。

33. 《王怀智》

载《太平广记》卷三二八，原出《法苑珠林》。雍州高陵人，入冥见到唐代坊州人王怀智为太山录事。王怀智作书信托此人捎给家母，令母亲速造经像以救弟怀善。其母未造，弟三日后果暴卒。

34. 《高纸》

载《太平广记》卷一零三，原出《报应记》。隋仆射颖之孙高纸，唐龙朔二年出长安顺义门遇到二冥吏乘马追之，高在化度寺门口殴打二吏，自己落马昏绝，被抬入僧院。后得知，本来寿命未尽，但因诽谤佛法，令“生受其罪”。但在受刑时却因曾念金刚经而不受伤，受完便放还。又因为高曾偷吃果子而须罚吞铁丸，不过这一罪须待复活之后才受。

35. 《窦德玄》

载《太平广记》卷一零三，原出《报应记》。唐人窦德玄，麟德中为卿，奉使扬州。渡淮时与冥吏同行，并赠饭与吏。吏感恩而透漏了延寿之法。月余后，吏又来，说“仍需相随见王”。至冥后见一紫衣人为王，因窦有功德而令其被放。复活后又见冥吏，因他们捉窦逾期月余之久，且泄露秘密，受杖三十，为此特前来索贿。

36. 《宋义伦》

载《太平广记》卷一零三，原出《报应记》。唐麟德中，虢王府典签宋义伦暴卒三日复生事。后自说冥中所历：本因杀生被追入冥。但因持经而灭罪延寿。有一老僧自称为其师，救宋。宋又观地狱受苦状。

37. 《李冈》

载《太平广记》卷一零三，原出《报应记》。唐兵部尚书李冈得疾暴卒，唯心上暖。三日复苏，后自说冥中所历：冥间见大将军，后查明李冈乃为错追。此大将军在地下所食为铁丸铜汁，故而求李冈写经转经，救他离开。

38. 《李丘一》

载《太平广记》卷一零三，原出《报应记》。唐李丘一，通天元年，任扬州高邮丞。忽一旦暴死，复苏后自说冥中所历。本故事第一次透露了追命冥吏的姓氏为段，且有“五道大神”巡察人间福祸。至冥后，王欲早作判处，令李受杀生之报。有一本头进言说李造经有功德，应延寿。冥王即将李放归。在临出冥城门时这位本头向李索取报酬，然而却不是要钱财，乃是要李为他造二十部经。

39. 《孙咸》

载《太平广记》卷一零六，原出《酉阳杂俎》。唐梁崇义在襄州，未阻兵时，小将孙咸暴卒，次日复苏后说冥中经历。见冥王地藏考覆死者罪福，见到地狱的烟焰汤镬，孙不慎被烫伤左股；知有无间和业风。孙复活后伤处成疮。入冥目的特殊：召其入冥作证。

40. 《僧智灯》

载《太平广记》卷一零六，原出《酉阳杂俎》。唐贞元中，荆州天崇寺僧智灯，常持金刚经。因念经而增寿十年。冥中若王者说人间众僧中厚食薏苡仁及药食，此大违本教。

41. 《王氏》

载《太平广记》卷一零六，原出《酉阳杂俎》。公安潺陵村百姓王从贵妹未嫁，常持金刚经。唐贞元中，忽暴病卒，三日后复苏。从贵曾对一位僧人说起过其妹在冥中以持经功德放还之事。

42. 《姚待》

载《太平广记》卷一零四，原出《报应记》。唐姚待，梓州人，常持金刚经，并为母造一百部经。姚因食羊肉而卒，因持经而得复生。还阳后写经、禁荤。有一屠户也请一卷经，并供养，死后得生善道。

43. 《李虚》

载《太平广记》卷一零四，原出《纪闻》。唐玄宗开元十五年，新息令李虚在醉酒后无意间保全了全县的佛宇，因此功德而得以延寿三十年，并将罪簿勾销。在地狱见到“阶前典吏”乃是已故的新息吏，当王欲割李肉以罚其杀生时，此吏以保全佛宇之功德为李求情，得免。又见地狱也有“乐饮笙歌”，但其所饮竟为粪汁；另外还有牛头狱卒。

44. 《屈突仲任》

载《太平广记》卷一百，原出《纪闻》。开元二十三年春同官令虞咸在温县小草堂见屈突仲任在此刺血写经并分发与众人。仲任说他曾有十余年伙同家仆盗牛马并剥其皮肉为生，后被追至冥间与仆人对事，并在一个特制的袋内受罪报。仲任的姑父张安为六判官之一，安为仲任求情。终得放归，但令修福，刺血写经。

45. 《李思元》

载《太平广记》卷一百，原出《纪闻》。唐天宝五载夏五月中，左清道率府府史李思元暴卒入冥游历事。第一次明确提到 2 位冥吏的姓名：冯江静、李海朝。此二

人公然索贿，出钱即可还阳。李出钱得放，一同入冥的二人未出钱而被召为冥吏。在出冥之际，地藏菩萨又召见李，让他把此间所历告于世人。但李在还阳后并未将地狱事宣于乡邻，地藏菩萨又将其召入冥，得到许诺后才又将李放归。

46. 《僧齐之》

载《太平广记》卷一百，原出《纪闻》。天宝五载五月中胜业寺僧齐之病卒入冥游历事。被杀者青衣因怀疑齐之杀她而使冥王追齐之。经查证后，地藏菩萨将齐之放归。但真正的凶手寺主却“福多不可追”，罪犯马师“命未尽”也不得追。

47. 《王疇》

载《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原出《冥报记》。永徽二年六月九日，尚书都官令吏王疇暴死历冥事。在冥间遇到故人，唐尚书刑部郎中宋行质。宋生平不信佛，因无功德而在此受罪，求王疇托话给家人为其作功德。官人怪王疇至囚犯受罪处与宋言谈，令王耳聋。后有一小吏助其恢复听力，但要求王在十五日后给他一千“白纸钱”。复活后王忘记半月之约，小吏怒而追王入冥，王哀求并许诺后又放归；次日小吏嫌“钱不好”再次将王追入，得许诺后才放其回还。此后，王疇身健如故。

48. 《魏靖》

载《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原出《广异记》。载初二年夏六月，解褐武城尉钜鹿人魏靖暴卒历冥事。刺史李融令靖杖杀一僧人，此僧在冥间却状告魏靖，二人在官前论，终将靖“无事放还”。虽肉已坏，但冥间有药，还魏靖旧肉，令其归家。

49. 《金坛王丞》

载《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原出《广异记》。开元末金坛县丞王甲历冥事。在冥间遇到三十年前已故的友人崔希逸，得其相救。王甲因被诬而入冥，案情查清后即放。崔请王托语给儿子崔翰为官首先要清正廉明，还说“每至月朝十五日”，在佛殿上放一瓶清水，可“获大福”。至于其他冥事则并不告诉王甲。

50. 《韦延之》

载《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原出《广异记》。睦州司马韦延之大历八年历冥事。本应追韦冰司马，却将延之误追。冥吏因错追而被罚决 60，并送韦还家。在冥间见到大使、判官、典，官员们“褫笏下阶”，且“判官厅如今县令厅”，且囚犯都是“坐板床对事”。延之出冥前见外甥清流县令郑晋客。在复活后第二天，韦冰即亡，甥亡已五六日。

51. 《郑洁》

载《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原出《博异记》明钞本作出《广异记》。开成五年，

四月中旬郑妻李氏因前生的杀妻（马氏）之罪而被马母诉至冥司并被迫入冥事。至冥，李氏许诺说假如放自己还阳，便为马氏作功德。故李氏得以归家继续受用未尽的十八年寿命。但与常人不同的是，每天“日暮，迫使即来，夜则放归”。李氏也渐渐说些冥间事和敬佛得福事，向世人透露官运和灭罪求福之法。从开成五年四月至次年正月方才“免其追呼”，恢复了正常生活。

52. 《宣州司户》

载《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原出《纪闻》。开元末，宣州司户入冥见城隍神事。城隍神府君，自称是晋宣城内史桓彝。

53. 《僧法正》

载《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原出《酉阳杂俎》。唐江陵开元寺般若院僧法正长庆初历冥事。至冥后因念金刚经而放还，且查知仍有三十年寿命。

54. 《王翰》

载《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原出《酉阳杂俎》。唐朝大和五年，汉州什邡县百姓王翰历冥事。至冥，见侄儿，为冥官厅子；见推典，为其兄；明确告诉王翰说“名未注死籍”，作功德即可免杀生罪。

55. 《高涉》

载《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原出《酉阳杂俎》。唐朝大和七年冬，太原行军司马李石的孔目高涉历冥事。至冥后因念经而复生。在冥间见到崔行信郎中，作冥间判官；又见妹婿杜则；义兄段怡为旧典，劝其重生后念经。

56. 《张政》

载《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原出《报应记》。唐开成三年七月十五日邛州人张政历冥事。入冥后闻胡僧（须菩提）骂使者“乱捉平人”。王与僧对坐时，僧说政为其本宗弟子，应放还。错追张政入冥的四位使者著枷受罚。

57. 《李琚》

载《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原出《报应记》。唐朝成都人李琚大中九年四月十六日历冥事。途中见无功德、无善事之人，皆于水上作猪羊等。李琚因造像写经被王放还。临出之际，使者欲让其作汉州刺史，李琚不答应，延迟了六七日才放归。在出冥途中所过十二院，院中之囚皆求李为其写经一卷，送李归家的使者也求一卷经。

58. 《李质》

载《太平广记》卷一一七，原出《报应录》。唐朝咸通年间，吉州牙将李质梦中入冥游历事。入冥后冥间主吏因李质曾救七人而将其放归，且为质延寿十四年。

59. 《郑师辩》

载《太平广记》卷三七九，原出《冥报记》。唐东官右监门兵曹参军郑师辩，年未弱冠时入冥游历事。郑在冥间遇“平生相识僧”救之，并为其“授五戒”。复活后，因偶食猪肉而梦中化身为夜叉，受惊而不再食肉。在娶妻时又食肉，身体溃烂不愈。

60. 《杨慎矜》

载《太平广记》卷一二一，原出《纪闻》。唐监察御史王抡为朔方节度判官时历冥事。王抡入冥后，与冥吏言谈甚欢，并得以旁听审判杨慎矜在冥府讼李林甫、王鉷一案。复生后事皆如所闻。

61. 《卢弁》

载《太平广记》卷三八二，原出《广异记》。卢弁自东都至湖城省伯途中梦而入冥游历事。因素持《金刚经》之故，判官亲自出迎。在冥间遇伯母，卢诵经救其脱离转磨之苦。复活后，至伯母家，相见，感激不尽。

62. 《李及》

载《太平广记》卷三八四，原出《广异记》。京城积善里爱酒之人李及历冥事。房中女鬼因李及时常饮酒却没有让她喝到过一滴，心生恼恨而让冥吏追李入冥。冥官怪该吏错追人命，捱其二十为罚，后放李及归。李及归途中遇安禄山正在受罚，乃预知安禄山欲反。

63. 《崔敏壳》

载《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原出《广异记》。博陵崔敏壳入冥十八年而还阳事。崔被误追入冥后，冥王因崔肉身已坏而劝其托生，不必复活，崔不肯，王乃请人去西国求药救之。

64. 《刘子贡》

载《太平广记》卷三三二，原出《纪闻》。京北人刘子贡，五月二十二日病亡历冥后身死事。刘因罪过不太重而被释放后，有使者引他“历观诸狱”，见岳丈苏元宗因前生的罪过而在此受报，得知他的二子“长者愿而信，死便升天，少儿贼而杀，见在地狱”，见邻人季璋，请子贡托语其子为他造观音像，写《妙莲法华经》，即可使他免罪升天，见父亲慎，因“弹杀鸟兽”，“每日受罪”，“痛苦不可忍”。刘子贡五月二十二日死，二十三日复生，七天后，二十九日又亡，“遂不活矣”。

65. 《王简易》

载《太平广记》卷一二四，原出《报应录》。唐洪州司马王简易历冥事。有鬼使丁郢奉“城隍神命”来追，因王简易曾修福，得延寿五年，被放还。五年后又入冥，

这次是因为杀其旧时童仆，被诉到冥间。文中说“世间即有贵贱，冥司一般”，所以小奴敢控告主人。王简易还看到前任吉州牧钟初在冥间受罪。已经成为冥间公堂被告的王简易“逡巡复醒”，将所见所闻告诉妻子，并特别说明“杀人罪在阴间为最重”，“言讫而卒”。

66.《陈昭》

载《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原出《酉阳杂俎》。唐元和年初，汉州孔目典陈昭历冥事。冥吏在追命时“笑谓昭曰：……取生人气，须得猪胞”；判官姓赵，在审讯时明确说“此不同人间，不可假也”；冥吏在此间都是“于节窍中出入”；阳间所读《金刚经》在阴间合掌请之则来；“钊”改为“昭”，即延寿十八年；归阳途中遇一马，骑即活。

67.《李敏求》

载《太平广记》卷一五七，原出《河东记》。遇到旧时佣人张岸，在冥间为太山府君判官柳十八郎的使者。柳十八郎即是柳懈秀才，以为李被误追到此，设法救李。令一小吏引李“至曹司，略示三数年行止之事”，看到大和二年和三年的科考事。临出冥时，柳秀才向其索要“扬州毡帽子”。复活后所历之事皆如冥间文书所记。

68.《许琛》

载《太平广记》卷三八四，原出《河东记下》。江陵使院书手许琛之邻入冥又复活事。许琛之邻居卒后，入“鸦鸣国”，凡是“取乌人”都被追到此处。后查为误追，放还前，有一紫衣人请求此人替他转告王仆射说武相公急需“五万张纸钱”，且说不久即将相见。冥吏说：“人死则有鬼，鬼复有死”，此“鸦鸣国”即收处之。此邻人二更卒，五更复苏后，许琛即卒。王潜次年即卒。

69.《辛察》

载《太平广记》卷三八五，原出《河东记》。太和四年十二月胜业里有司门令史辛察历冥事。冥吏取人时“就其床，以手相就而出”，出门便直言只要辛察给“钱二千缗”即可放他还阳，收钱后还要求辛察请车夫送他出城，且须待“天色方晓”才去。

70.《西市人》

载《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原出《原化记》。唐德宗建中年间，长安城西一人梦中入冥事。见冥中官人着紫衣，执案簿者着绿裳。

71.《张质》

载《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原出《玄怪录》。猗氏人张质贞元中明经，授亳州

临涣尉。当魂魄随冥吏骑马离去时，阳世人都看不见他。进入“府院”后看到一位“美须髯衣绯人”。后来，张质被查明是因同姓名而被误追。但是与其他小说不同的是，在张质复活后他“神识渐渐阙”。

72.《董慎》

载《太平广记》卷二九六，原出《续玄怪录》。隋大业年间兖州佐史董慎入冥事。有冥吏持冥牒来追，说“太山君”召董慎为“右曹录事”。入冥见过府君后被赐给“青缣衫，鱼须笏，豹皮靴，文甚斑驳”。董慎又荐“秀才张审通”为“左曹录事”，“仍赐（张）衣服如董慎”，二人的坐骑皆为“一玄狐”。因府君更爱董慎所荐之人，不仅将董放归，还增寿十年，令吏送归。留张秀才在冥间兼职判案，得三耳，他在阳间的样貌也是如此，人称为“鸡冠秀才”。文末说董慎的邻居即是在冥间所遇府君。

73.《南缜》

载《太平广记》卷二零三，原出《玄怪录》。故事主人公是崔某，但却是唐广汉守南缜常对人讲的。文中的阳官崔某与冥官青袍人皆为“同州督邮”。崔送之入冥，得见妻子在堂前待审，请青袍人救妻。

74.《苏履霜》

载《太平广记》卷三八四，原出《玄怪录》。太原节度使马燧的小将苏履霜历冥事。苏曾是节度使鲍防的下属，一次战争中救过刘明远。至冥后遇刘，指点苏见到舍利王，生前曾是马燧部将。舍利王告诉他说他是被枉追的，可以马上回家，并让苏转告马燧的未来之事。冥间判官王凤祥，是生人兼冥职。文中特别说明饮酒之人在冥间就没有复活的机会。

75.《景生》

载《太平广记》卷三八四，原出《玄怪录》。河中猗氏人景生在年末历冥事。景生与学生回家途中遇到故相吕谭而与之同去。学生将其送到家时发现景生已经身亡。数日而苏，景说入冥后见到黄门侍郎严武，朔方节度使张戒，二人为左右台郎，怒斥吕谭因个人私欲将景追来，即刻放景生归。冥间所闻事后皆应验。

76.《卢頊表姨》

载《太平广记》卷三八六，原出《玄怪录》。洛州刺史卢頊表姨历冥事。本文中的判官姓李，其妾生前乃是表姨的宠物狗花子。在卢頊表姨入冥后，花子为她求情得延寿二十年，只要求表姨在复活后将它的骨骸从粪土中移出重新安葬。

77.《周武帝》

《法苑珠林》卷一一三引，原出《冥报记》。周武帝好食鸡卵死入地狱受报，文

帝入冥为证又复活事。

78.《梁甲》

《太平广记》卷三八二引，题为《梁甲》，原出《冥报记》。北齐仕人梁某以奴为殉受报及奴复生事。

79.《孙宝》

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一收，原出《冥报记》。江都孙宝少时入冥府见罪福报应，贞观七年唐临录此文时仍健在。

80.《尹真人》

《宣室志》第五篇。大历中，有清河崔君为犍为守，因开尹真人石函而忽暴卒，三日而寤。历冥，见冥官即故相吕公。奉上帝符，尽夺五任官，又削十五年寿，二年后暴卒。

81.《淮南军卒》

《宣室志》第六十一篇。记淮南军卒赵某被绿衣使者召，入冥为冥王传文书并得报酬事。

82.《皇甫恂》

载《太平广记》卷三〇二，原出《通幽记》。开元中，华州参军皇甫恂游冥府事。

83.《王抡》

载《太平广记》卷三七九，原出《通幽记》。天宝十一年，朔方节度使判官大理司直王抡入冥得复生事。

84.《韦讽女奴》

载《太平广记》卷三七五，原出《通幽记》。武德二年八月，唐汝颖韦讽家女奴死九十年后复活事。

85.《卢氏》

载《广记》卷第一百四，原出《广异记》。唐开元中，卢氏游冥事。“昼日闲坐”时被冥吏追去。至冥司见御史大夫为其表兄，在兄的请求下，卢氏为地狱罪人念金刚经脱罪。冥王感其功德之大，令冥吏送归。

86.《沈聿》

载《广记》卷第三百七，原出《集异录》。贞元中，聿尉三原，入冥游历事。见冥间“生曹”，乃知为聿祖舅。

尹真人：又称文始真人，他在道教中的地位较高。《列仙传》曰：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星宿，服精华，医隐德仁行，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后回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与老子俱之流豆沙之西，服巨胜实，莫知其所终。

87. 《凌华》

载《广记》卷第三百七，原出《集异记》。元和初，杭州富阳狱吏凌华入冥被取走脑骨事。

(2) 敦煌文献中的冥游小说

1. 《黄仕强传》

敦煌写本计有：P. 2186、P. 2297、P. 2136、北 8290（阳二十一）、北 8291（淡五十八）、上海图书馆藏 81253 号、L. 2873 - D 1672 号及日本大谷大学藏卷（大谷莹诚氏购自李盛铎）等八件。主要记叙黄仕强因与名为仕强的屠夫同名以致被冥吏误抓，至冥府后他自报冤屈，得重新勘案，又因发愿写《普贤菩萨说此证明经》而还魂，后得以长寿。此故事抄于《普贤菩萨说此证明经》经首，系以还魂故事为主题，鼓吹抄写《普贤菩萨说此证明经》的感应故事。

2. 《唐太宗游地狱》

藏伦敦大英博物馆，编号为 S. 2630。原无标题，亦无作者姓名。故事主要讲述了玉帝因泾河老龙错落雨点而命魏征将其处斩，征在与太宗下棋时睡着并在梦中将龙斩杀。后来老龙因太宗“许救反诛”而向他纠缠不清，并向阴司告状，于是太宗入冥魂游地府、“三曹对案”才使案情得以查明。后，太宗得到魏征的阴间朋友崔判官相助而还阳。

3.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

《金光明经传》，全称《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或称《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金光明经冥报验传记》。今所知见的抄本几达三十件，分别度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地的图书馆及私人收藏。不但有敦煌汉文写本，同时也有西夏文本。今所得见的敦煌写卷分别是：题为《金光明经传》的有 S. 364、S. 1963、S. 2981、S. 3257、S. 4984、S. 6514、北 1360（藏字 62）、北 1361（日字 11）、北 1362（为字 69）、北 1363（成字 13）、北 1365（昃字 61）、北 1369（河字 66）、北 1425（寒字 77）；题为《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的有 S. 3257、S. 4487、P. 2099、P. 2203、北 1426（玉字 55）、北 1424（海字 69）、S. 4155；残缺无首尾题的有：S. 462、S. 6035、北 1364（列字 55）、北 1367（生字 99）、L. 2691（Dx - 2325）、L. 735（ - 260a）。

内容记述张居道因杀生被带往冥府，冥使示之以忏悔法，即写《金光明经》四卷。张居道因发愿，使牲畜得生善道，因而得以复活。还魂后，不复杀生，并努力抄写

《金光明经》，同时大力劝化世人忏悔戒杀、抄写《金光明经》。敦煌本此灵应故事皆冠于《金光明经》卷首，系专为鼓吹《金光明经》而编的灵应故事。

4. 《刘萨诃和尚因缘记》

敦煌写本计有：P. 2680、P. 3570、P. 3727等三件。内容叙述和尚刘萨诃早年性好游猎，因杀鹿太多，忽然被鬼使捉拿至冥间，变为鹿身遭人射杀，又复为人身，遍历地狱。后受观音菩萨感化，出家为僧，四处起塔的故事。

5. 《还魂记》“道明和尚入冥故事”（拟题）

敦煌写本 S. 3092 号引《还魂记》有“道明和尚入冥故事”，内容记叙唐开元年间僧道明被冥吏误为龙兴寺道明而被拘拿入冥府，因阎罗王见其相貌而疑有误，使道明得蒙洗雪，并得亲眼目睹新样地藏菩萨尊像，还魂后图写丹青，绘制列地藏真容的故事。

附录二：著录者身份分析表

次序	1	2	3	4	5	6	7	8
作品集	冥报记	冥报拾遗	朝野僉载	法苑珠林	纪闻	广异记	通幽记	玄怪录
著录者	唐临	郎馀令	张鷟	释道世	牛肃	戴孚	陈劭	牛僧孺
身份介绍	累迁吏部尚书。(最高官职为正三品)	著作佐郎。(最高官职为从六品上)	四门员外郎。(最高官职为正七品上)	朝散大夫兰台侍郎陇西李俨为之序。	岳州刺史。(最高官职正四品下)	饶州录事参军。(最高官职为正九品上)	生平不详	御史中丞。(最高官职为正五品上)
次序	9	10	11	12	13	14	15	16
作品集	河东记	续玄怪录	宣室志	酉阳杂俎	金刚经报应记	集异记	报应录	原化记
著录者	薛渔思	李复言	张读	段成式		薛用弱	王毅	皇甫氏
身份介绍	不见传记	开成五年以此书纳省卷。	中书舍人。(最高官职为正四品上)	尚书郎。(最高官职为正四品下)	不见传记	长庆光州刺史。(最高官职为正四品下)	乾宁进士第，郎官致仕。(最高官职为正四品下)	名字籍里不详

附录三：故事主人公身份及情节模式分析表

作品主人公	故事主人公之身份	情节模式	字数
孔 恪	遂州总管府记室参军（低级官员）从八品上	3DE	650
李 旦	（民）	3F	393
谢弘敞妻	吴王文学陈郡谢弘敞之妻（民）	3BE	526
梁 氏	咸阳人（民）	3C	227
李山龙	左监门校尉（低级官员）从六品上	3C	774
张公瑾妾	魏郡人马嘉运（民）	1BE	779
李知礼	陇西人（民）	3DE	747
王 璿	尚书刑部郎中（高级官员）从五品上	3BE	1252
郑师辩	唐东官右监门兵曹参军（低级官员）从八品上	3E	538
孙 宝	隋末人（民）	3C	473
周武帝	周武帝（大贵族）		784
裴则子	曹州离狐人（民）	3B	335
孟知俭	并州人（民）	3CE	239
任义方	括州刺史（低级官员）正六品	3C	211
齐士望	魏州武强人（民）	3C	321
朱 氏	郑州武阳人（民）	3D	170
赵文信	唐遂州人（民）	3C	379
方山开	曹州武城人（民）	3D	436
刘摩儿	汾州孝义县泉村人（民）	3C	322
张法义	华州郑县人（民）	3DE	842
王怀智	坊州人（民）	3E	247
李 虚	新息令（低级官员）从七品上	3CE	1153
屈突仲任	同官令（低级官员）从七品上	3DE	1408
李思元	左清道率府府史（低级官员）小吏	3B	992
僧齐之	胜业寺僧（僧）	3C	549
宣州司户	宣州司户（低级官员）	3C	138
杨慎矜	朔方节度判官（低级官员）	3E	216

作品主人公	故事主人公之身份	情节模式	字数
刘子贡	京北人(民)	3E	473
六合县丞	六合县丞(低级官员)正九品上	3DE	584
皇甫恂	相州参军(低级官员)正九品下	3C	486
河南府史	河南府史(低级官员)小吏	3C	361
孙明	郑州阳武人(民)	1C	209
刘鸿渐	御史大夫展之族子(官员家属)	1E	568
张纵	泉州晋江县尉(低级官员)从九品下	3CD	365
韦广济	(民)	1BE	387
张御史	御史判官(低级官员)	1F	799
卢氏	(民)	1E	574
魏靖	解褐武城尉(低级官员)从九品下	3B	324
金坛王丞	金坛县丞(低级官员)正九品上	1E	459
韦延之	睦州司马(低级官员)	2B	648
郑洁	荥阳人(民)	3D	1282
卢牟	其伯为湖城令(官员家属)	2E	395
李及	京城人(民)	3C	347
崔敏壳	博陵人(民)	3C	443
皇甫恂	开元中州参军(低级官员)	3D	1613
王抡	朔方节度判官大理司直(低级官员)	3D	664
韦讽女奴	家奴(民)	3C	558
南纘	同州督邮(低级官员)	1E	486
苏履霜	太原节度使侍中郎部下将(低级官员)	4CE	482
景生	猗氏人, 精于经籍(下层知识分子)	1E	292
卢頊表姨	洛州刺史卢頊之表姨(官员家属)	3E	384
李敏求	有别色身名(低级官员)	4E	1420
许琛	江陵镇守使使院书手(低级官员)	3C	779
董慎	隋大业兖州佐史(低级官员)	1BE	1359
张质	亳州临涣尉(低级官员)从九品下	1C	709
尹真人	犍为守(低级官员)	1、3E	674

作品主人公	故事主人公之身份	情节模式	字数
淮南军卒	军卒	1B	981
孙 咸	小将（低级官员）	3B	395
僧智灯	荆州天崇寺僧（僧）	3C	148
王 氏	公安潺陵村民（民）	3C	110
僧法正	江陵开元寺僧（僧）	3C	173
王 翰	汉州什邡县民（民）	3DE	221
高 涉	孔目（低级官员）	1DE	458
陈 昭	汉州孔目（低级官员）	3BD	674
赵文若	隋人（民）	3D	336
慕容文策	隋人（民）	3C	264
崔义起妻	唐司元少常伯崔义起妻萧氏（官员家属）	4G	318
高 纸	隋仆射颖之孙（官员家属）	1D	292
窦德玄	麟德中为卿（高级官员）	1F	487
宋义伦	麟德中虢王府典签（低级官员）掌表启书疏，宣行救命的小吏	3DE	344
李 冈	兵部尚书（高级官员）正三品	3C	238
于 昶	并州录事参军（低级官员）从八品上	4B	165
姚 待	梓州人（民）	3D	163
张 政	邛州人（民）	3C	239
李 琚	成都人（民）	2C	586
沈 聿	三原县尉（低级官员）从九品下	2E	889
凌 华	杭州富阳狱吏（低级官员）	3D	475
马 总	天平节度使（高级官员）	3BE	280
王简易	唐洪州司马（低级官员）从六品上	2CE	105
李 质	吉州牙将（低级官员）	2C	387
西市人	西市人（民）	2C	346
梁 甲	北齐仕人（低级官员）	3D	432
李 洽	山人（民）	1E	376
辛 察	胜业里司门令史（低级官员）	3C	985
李丘一	扬州高邮丞（低级官员）正九品上	3D	472

注释：

此表格中排列顺序有部分作品集创作时间不十分精确的，一律参照李剑国先生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一书中所考证的顺序来排列。

情节类型代码释义：

- | | | |
|---------------|---------------|---------------|
| 1 有人持符、帖来追 | 2 梦中恍惚入冥 | |
| 3 暴卒或有疾不治而入冥 | 4 无疾、无梦而入冥 | |
| A 与鬼为友，入冥游历 | B 召为冥官、伎、工、作证 | C 被枉追入冥，查清后得放 |
| D 因作恶而入冥受报应之罚 | E 冥中遇故人相救得出 | F 冥吏蒙恩相救、指点 |
| G 仅为游历地狱，告诸世人 | | |

参考文献

一、文献类：

- [1] 宋·李昉等. 太平广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2] 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3] 后晋·刘昫等. 旧唐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4] 唐·唐临撰、方诗铭辑校. 冥报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年.
- [5] 唐·戴孚撰、方诗铭辑校. 广异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年.
- [6] 唐·牛僧孺撰、程毅中点校. 玄怪录.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年.
- [7] 唐·李复言撰、程毅中点校. 续玄怪录.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年.
- [8] 唐·张读撰. 张永钦、侯志明点校. 宣室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年.
- [9] 唐·薛用若撰. 集异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年排印本.
- [10] 唐·郑还古撰. 博异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年点校本.

二、专著类：

- [1] 陶敏、李一飞. 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2] 陈洪. 中国小说理论史. [M].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5.
- [3] 赖亚生. 神秘的鬼魂世界[M]. 北京, 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3.
- [4] 诸葛文. 中国历代秘闻轶事. [M].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04.
- [5] 孙昌武. 佛教与中国文学.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 [6] 李斌城. 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7] 魏承思. 中国佛教文化论稿.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8] 郭绍林. 唐代士大夫与佛教. [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
- [9] 李剑国. 唐前志怪小说史.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 [10] 孙昌武. 文坛佛影.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11] 胡遂. 佛教与晚唐诗[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5.
- [12] 方立天. 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 [13] 济群.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14] 达照. 饬终——佛教临终关怀思想与方法[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 [15] 汤用彤. 隋唐佛教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16] 李剑国. 古稗斗筲录——李剑国自选集[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 [17] 沈起炜、徐光烈. 《中国历代职官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2.

- [18] 高春明. 中国古代的平民服装.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1997.
- [19]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下).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0]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编. 《敦煌语言文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 [21] 范文澜. 唐代佛教[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22] 中国佛教协会编. 中国佛教[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82.
- [23] 黄东阳. 《唐五代记异小说的文化阐释》[M]. 台北, 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2007.
- [24] 程毅中. 唐代小说史话[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
- [25] 孙昌武. 中国佛教文化序说[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0.
- [26] 李鹏飞. 唐代非写实小说之类型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27] 刘健明. 黄约瑟隋唐史论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28] 倪正茂. 隋律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87.
- [29] 陈文新. 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 [30] 杨义. 新版图志本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31] 傅礼军. 中国小说的谱系与历史重构[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6.
- [32] 黄大宏. 唐代小说重写研究[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4.
-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 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34] 萧兵、周俐. 古代小说与神话宗教[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
- [35] 应锦襄、林铁民、朱水涌. 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小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36] 牟钟鉴. 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宗教文艺民俗[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34] 侯忠义. 汉魏六朝小说简史、唐代小说简史[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
- [37]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38] 黄新亚. 消逝的太阳——唐代城市长卷[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 [39] 李剑国. 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M],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
- [40] 程毅中. 古小说简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41] 周勋初. 周勋初文集第5册[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三、论文类：

- [1] 姜岳斌. 《神曲》与敦煌变文故事中的地狱观念[J]. 外国文学评论, 2000, (1): 132-140
- [2] 王立. 中国古代冥游母题几种类型及演变过程——兼谈冥间世界对于阳世官场腐败的揭露[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5): 101-107
- [3] 刘楚华. 《广异记》中的幽冥情缘[J]. 文学遗产, 2003, (2): 47-61
- [4] 尚丽新师. 刘萨诃信仰解读—关于中古民间佛教信仰的一点探索[J]. 东方丛刊(第3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8): 6-23
- [5] 黄楼. 牛肃《纪闻》及其史料价值探讨[J]. 史学月刊, 2005, (6): 77-82

发表文章目录

- [1]《司马相如题桥记》与《琴心记》比较.[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 6.
- [2]浅析小说《反芦花》.[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3.

致 谢

本文从收集资料到成文历时一年半之久，停笔时仍感到存在许多欠缺之处。许是天性愚钝，对先生的教导终未能心领神会，颇感遗憾。值此收笔之时，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尚丽新老师。三年来，我时刻体会着恩师严谨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恩师广博的知识和为人师表的风范，都是让我一生受用不尽的人格魅力。从我的专业课学习、课题选择、开题，到论文写作中的每一次修改、每一点进步，无不凝聚着恩师的心血。正是在她科学、严谨的指导下，这篇研究论文才得以顺利完成。尚老师不仅在学习上对我严格要求，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也给予我非常多的帮助，非常宝贵的意见，给予我很多的宽容、理解。三年求学期间，在恩师的关怀之外，我也得到了文学院的各位老师，刘毓庆老师，景宏业老师，许并生老师，田同旭老师，张瑞君老师，郭鹏老师，张建伟老师的谆谆教导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最诚挚最深切的谢意！

再次向我的导师尚丽新老师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晋妮娜

二零零九年三月于山西大学

个人简介

姓名：晋妮娜

性别：女

籍贯：山西临猗人。

教育背景：

2001年9月-2005年7月，雁北师范学院外语系就读

2006年9月-2009年7月，山西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就读

联系电话：15034079659

电子邮件：jni na202@163.com